

修行道地經序

明

造立修行道地經者夫竺沙門厥名衆護出于中國聖興之域幼學大業洪要之典通盡法藏十二部經三達之智靡不貫博鉤玄致妙能體深奧以大慈悲弘益衆生助明震光照悟盲冥叙尊甘露蕩蕩之訓權現真人其實菩薩也愍念後賢庶幾道者儻有力劣不能自前故總衆義之大較建易進之徑路分別五陰成敗所起變趣機微生死之苦以勸迷勵惑故作斯經雖文約而義豐探喻遠近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防制奸心但以三昧禪數爲務解空歸無衆想爲定真可謂離患之至寂無爲之道哉

修行道地經卷第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集散品第一

厥元由顯興 灼灼踰日光 德積甚巍巍
勝於帝王種 諸天及神仙 專精暴露成

第一二八册

多學博衆義 咸皆禮最要 天人龍鬼神
在世而精進 奉迎於世尊 三界無等倫
濟以無比慧 生死懼了除 佛正法衆僧
是三德無踰 當親斯道眼 諦說平等法
意採宣尊教 猶如出甘露 或有專修行
觀察於世俗 衆鬧若干種 生死之不安
沉溺於世根 猶朽車沒泥 不能自拔濟
當從衆典要 亦如採諸華 愍世是故演
專聽修行經 除有令至無
於是當講修行道經生死老病憂結啼哭諸

不可意衆惱集會專修行者在家出家欲令
究竟清淨之法志不轉還遂至甘露衆患爲
絕其無救護無所依仰唯當棄捨一切諸求
是故修行欲離惱者常當精進奉行此經即
說頌曰

墮生老死而憂惱^{初一} 身心所興有衆苦^二

欲得濟度不復還 學修行道莫有厭
何謂無行何謂爲行云何修行云何修行道
其無行者謂念淫怒欲害親屬諸天國土弊
及毀戒習惡麤言聽于不善不好學問自輕

自慢興有著想起邪計常貪樂有身所居不處習近女色放逸懈怠而著情欲不離怒癡多緣衆求乍捨遠避縱恣自是放心睡疑失于精進常懷恐怖根門不定追逐衆事多於言語無有節度思樂長路及論邪說樂說戾事順逐非法遠于道義是謂無行此於無爲而不可行於是頌曰

瞋恚貪欲念害命

常有樂身不淨想

邪智及順若干瑕

佛說是輩不可行

何謂可行不起瞋恚不念加害親近善友奉

戒清淨言輒以道受教學問不自輕慢念計無常苦空非身處於可居不習女色除其放逸常志精進滅於塵勞少食知節救攝身行宿夜覺悟斂心不忘無有狐疑不懷恐怖寂定根門無有衆緣所說輒正平等解脫樂于閑居所觀如諦明一所未獲法當以懷來諸可逮法堅持不忘歡心聽采法化之要於諸衣食而知止足至存經道而無厭極習計非常不樂世間穢食之想也無爲之道所爲寂然如是輩法近於無爲是謂可行行在何許謂之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沈湮於是頌曰

戒淨志樂無我想

唯聽經義隨善友

所見審諦如教行

佛說此則無爲道

諸可所趣衆法念

定若干意無苦厭

是爲講說德所聚

攝定諸根是謂行

何謂修行云何爲行謂能順行所習遵奉是

爲修行其修及習是謂爲行何謂修行道專

精寂道是謂修行道其彼修行而有三品一

曰凡夫二學向道三無所學也所謂凡夫修

行新學舊學未成爲此輩說修行道經其不

學者以爲通達何所復論彼所以謂修行道

地經寂然而觀云何寂觀趣於沙門四德之

未云何四德謂爲有餘泥洹之界云何有餘

謂其當至無爲之界云何當至無爲之界謂

衆苦本一切除盡是故行者欲捨一切劇苦

之惱常當專精不興異行不傷教禁修建寂

觀假使行者毀戒傷教不至寂觀唐捐功夫

譬如有人鑽木求火數數休息而不專一終

不到之既不獲火唐勞其功其以懈心欲求

無爲譬猶亦然於是頌曰

五陰本品第二

常得寂然行於定
以奉修行莫毀失
如是行者見所趣
奉于正化未曾懈
微觀衆玄微妙事

此經洪訓名寂觀

當捨憍慢及輕戲
譬如冥夜開目行
智慧如斯精進前
乃至靖冥無爲道
觀採大德所說教
吾鈔衆經以演說

從若干經採明要
耳所聽聞明者行
入於寂然若日光

立不老死甘露言
清淨之慧除垢冥
譬如月行照衆星

已獲度世當受教
是盛無量如秋月
恭敬羅漢而稽首
能仁如空頭面禮
歸命巍巍獲甘露
除世根芽種種欲
生若干種之果實
欣樂憂感爲諸枝
佛解五陰而本無
當觀衆經從其源
修行道者當復觀身五陰之本色痛想行識
是謂五陰也譬如城若干家居東西南北
合乃爲城色亦如是亦不一色爲色陰也痛
想行識亦復如此非但一識名爲識陰彼有
十入或色觀法是爲色陰也八百痛樂名之

痛陰想行識陰各有八百乃名為陰解五陰
本亦當如斯於是頌曰

色痛想行識 五陰之所起 譬如有大城

若干家名色 非一色為色 凡有十色入

病樂有八百 想行識亦爾 慧人解此五

若干乃名陰 分別知非一 行者之所念

五陰相品第三

合集眾事而相連 用誰慧言捨佛教

習近愚冥不了了 譬如樹多枝葉

其五觚生而分布 無巧便種亦如是

當了五陰為若斯 點人解慧明知此
所以生長有性地 所講法言如蜜塗
比丘喻蜂採華味 猶如蓮華之開剖
其慧覺了勝日出 佛復超越勝蓮華
佛之清潔無所著 是故稽首歸命尊
其相淡然達無礙 寂寞無想而得定
未曾有退還墮俗 而以救濟至無為
秉意將導而示現 教訓羣萌如已行
以慈傷吾是故說 及為當來眾空類
其修行者當解五陰相云何各知五陰之相

有光相爲色有像相亦復爲色手所獲持亦
名爲色若示他人亦復是色也習樂爲痛不
樂不苦亦復是痛是爲痛想也識相爲想若
男若女及餘衆物是曰思想有所造作名之
爲行若作善行若作惡行亦不善惡是謂爲
行曉相爲識善不善亦非有善亦非不善曉
是爲識如是各了五陰之相於是頌曰
色者不安多瑕穢 佛說經教實如應
如其所言隨順行 分別五陰若干相
分別五陰品第四

而以甘露滅盛火 消除五陰諸苦本
其慧光明喻日光 三界普奉吾亦歸
佛能仁尊深慧力 解了清淨之智照
順其所知而現義 採佛法教隨應說
當分別解聽其講 今爲道彼順定意
別了五陰本所興 明一 博引衆義善思之
其修行者當分別了五陰行本何謂曉了五
陰之本譬如四衢墮貫真珠有人見之意中
欣然欲往斂取其人目見真珠之貫謂應色
陰愛樂可意是謂痛陰初始見之識是貫珠

名爲想陰其人生意欲取貫珠是爲行陰分別貫珠是爲識陰如是五陰如一貫珠一時俱行造若干行若從身出如一貫珠同時俱興退從五陰一切諸入亦復如是目所見色五陰皆從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受心法心中四陰爲無色陰如是爲別五陰之本於是頌曰

無極之德分別說 如其所講經中義
貪欲者迷不受教 吾今順法承其講
五陰成敗品第五

明智之無世尊要 調順無底獲其際
已超境界無邊涯 稽首世尊稱無量
所講猶日月 照弟子若茲 了知于塵勞
除畏如萎華 其觀諸起滅 了五陰成敗
願稽首彼佛 聽我說尊言

修行道者當知五陰成敗之變何謂當知五明一陰成敗譬若如人命欲終時逼壽盡故其人身中四百四病前後稍至便值多夢而觀瑞怪而懷驚恐夢見蜜蜂鳥鵲鷗鷺住其頂上觀衆柱堂在上娛樂身所著衣青黃白黑騎

亂髦馬而復鳴呼夢枕犬狗又枕獼猴在土
上卧夢與死人屠魁除溷者共一器食同乘
遊觀或以麻油及脂醃酖自澆其身又服食
之數數如是見蛇纏身倒掣入水或自覩身
歡喜踊躍拍髀戲笑或自覩之華飾墮牀以
灰全身復取食之或見蟻子身越其上或見
嚼鹽狗犬獼猴所見追逐各還嚙之或見娶
婦又祠家神見屋崩壞諸神寺破夢見駕犁
犁墮鬚髮或時牙齒而自墮地又著伍白衣
或見己身裸跣而行麻油塗體宛轉土中夢

服皮革弊壞之衣夢見他人乘朽敗車到其
門戶欲迎之去或見衆華甲煎諸香親屬取
之以嚴其身先祖爲見顏色青惡呼前捉世
數作此夢遊坵塚間拾取華璫及見赤蓮華
落在頸墮大河中爲水所漂夢倒墮水五湖
九江不得其底或見其身入諸叢林無有華
果而爲荊棘鉤壞軀體以諸瓦石鎮其身上
或見枯樹都無枝葉夢緣其上而獨戲樂在
於廟壇而自搏髀或見叢樹獨樂其中欣欣
大笑折取枯枝束負持行或入冥室不知戶

出又上山嶽巖穴之中不知出處復見山崩
鎮已身上悲哭號呼或見羣象忽然來至踰
蹈其身夢見塵土坐其身首或著弊衣行於
曠野夢見乘虎而暴奔走或乘驢狗而南遊
行入於塚間收炭爪髮自見其身戴於枯華
引入太山閻王見問於是頌曰

明一

處世多安樂 命對至乃惱 為疾所中傷
逼困不自在 心熱憂怖至 見夢懷恐怖
猶惡人見逐 憂畏亦如是
其人覺已心懷恐怖身體戰慄計命欲盡審

爾不疑今吾所夢自昔未有以意憶故衣毛
為堅病遂困篤震動不安譬如猛象羣衆普
至踰蹈芭蕉疾轉著牀其譬如窮迫無計
便求歸醫昆弟親族見困如此遣人呼醫所
可遣人體多垢穢衣被弊壞或毛爪長戴裂
繖蓋其足履缺木屐屣破乘朽壞車顏色止
黑兩眼復青而數以手摩捫鬚髮所可駕牛
或赤或黑又有正白急急呼醫促來上車於
是頌曰

人行遊觀時 唯樂無益事 放恣於所欲

未曾念於醫 體適有病疾 困篤著牀席
然後乃請醫 欲令療其疾

於是其醫以意察之病者必死所以者何見
此怪應視來呼人服色語言持壞繖蓋鬚爪
毛亂又其日惡若四日六日十二日十四日
明一以此日來者皆爲不祥醫即不喜以觸星宿
九失於良時神仙先聖所禁之日醫心念言雖
值此怪星宿吉凶或可治療所以者何雖有
病者方便消息本命未盡想當除愈若對至
者不能令差以是言之不必在善日星宿吉

凶是故慧人不從曆日而求良時神仙常言
當求方便或風寒病命未盡者儻有橫死是
者可治設命應盡無如之何雖爾往而治之
猶勝不行醫念此已即起欲去於是頌曰
譬如有一人 俱發行入海 或有到彼岸
或而中斷絕 墮于疾病海 其譬亦如是
儻時從病差 而有便死者
於是其醫已到病家則有惡怪便聞凶聲亡
失焚燒破壞斷截剥撥掣出恐殺曳去發行
拘閉當以占之不可復療以爲死已南方狐

鳴或聞鳥梟聲或見小兒以土相塗而復裸立相挽頭髮破甕瓶瓮及諸持器見此變已前省病人困劣著牀於是頌曰

醫則占視病者相 驚怖惶惶而不安
或坐或起復著牀 煩懣熱極如燒皮

醫觀如是便心念言如吾觀歷諸經本末是則死應面色惶懍眼中爲亂身體痿黃口中涎出目冥眊昧鼻孔竄黃顏彩失色不聞聲香脣斷舌乾其貌如地百脉正青毛髮皆豎捉髮插鼻都無所覺喘息不均或遲或疾於

是頌曰

面色則爲變 毛髮則正豎 直視如所思
舌強怪已現 病人不是應 餘命少少耳
疾火之所圍 如焚諸草木

復有異經說人終時諸怪之變設有洗沐若

復不浴設燒好香明一木蜜梅檀根香十華香此諸

雜香其香實好病者聞之如燒死人骨髮手爪皮膚脂髓糞塗之臭也又如烏鷺狐狸狗鼠蛇虺之臭也病者聲變言如破瓦狀如咽塞其音或如鶴鴈孔雀牛馬虎狼雷鼓之聲

其人志性變改不常或現端正其身柔輒或
復巖堅身體數變或輕或重而失所願此諸
變皆命應盡若有值數事不悉具有於是頌

見若干變 衆惱趣適身 志懷於恐怖

遭厄爲苦斯 人性敗如此 身變不一種

猶如竹葦實 言生自然壞

今我所學如所聞知人臨死時所見變怪口
不知味耳不聞聲筋脉縮急喘息不定體痛
呶吟血氣微細身轉羸瘦其筋現麤或身卒

肥血脉隆起頰車垂下其頭顫掉視之可憎
舉動舒緩其眼瞳子甚黑於常眼目不視便
利不通諸節欲解諸根不明口中盡青氣結
連噦諸所怪變各現如此於是頌曰

其病惱無數 血脉精氣竭 如水燭樹根

當慙如救我

於是醫心念言有如此病必死不疑古昔良
醫造結經文名曰於彼除恐長耳灰掌養言
長育急救多壽天友長益大首退轉顚頤太
白最尊路面調牛岐伯醫個扁鵲如是等輩

悉療身疾於是頌曰

於彼之等類 尊法梵志仙 正救所有果

及餘王良醫 此爲至誠財 博知能度厄

愍以經救命 猶如梵造法

復有其醫主治耳目名曰眼眴動搖和調闢

鈴鳴月氏英子篋藏善覺調牛目金禿梟力

氏雷鳴是上醫名主治耳目於是頌曰

眼眴醫之等 造合藥分明 除病之瑕冥

如日滅諸闇

復有瘡醫治療諸瘡名曰法財稚弟端正辭

約黃金言談是爲瘡醫等於是頌曰

其有能療治 百種之瘡癰 能除衆厄疾

如以脚平地 法財所以出 於世造經書

正爲治瘡病 令衆離患難

復有小兒醫其名曰尊迦葉耆域奉慢速疾

是等皆治小兒之病於是頌曰

譬如瘡頭 捐務除貢高 故生於世俗

愍傷治小兒 此尊迦葉等 行仁以正法

哀念童幼故 則作於醫經

復有鬼神醫名曰戴華不事火是等辟除鬼

神來嬈人者於是頌曰

諸宿轉周行 人生猶亦然 主有所恐怖
而多有危害 造立是經者 悉爲解其患

如佛以正法 除愚令見明

正使合會此上諸醫及幻蠱道并巫祝說不

明一

十二

能使瘥令不終亡於是頌曰

造作罪塵勞 勤苦懷衆惱 病痛亂其志

多垢命日促 爲病所漂沒 死證見便怖

天帝諸神等 不救安況吾

醫心念言曼命未斷當避退失便語衆人今

此病者設有所索飯食美味恣意與之勿得
逆也吾有急事而相捨去事了當還故興此
緣便捨退去於是頌曰

命欲向斷時 得病甚困極 與塵勞俱合
罪至不自覺 怪變自然趣 得對陰熟極

政使執金剛 不能清其命

是時病家男女大小聞醫所說便棄湯藥及
諸呪術室家眷屬宗黨比鄰親厚知識悉來
聚會圍繞病者悲哀涕哭觀念病困譬如屠
家羣中捕猪牽欲殺之餘猪悉聚驚怖側耳

聽聲惶懍愕視譬如猛虎羣中搏牛餘牛見之驚怖而走或入山巖或投深谷又入樹間跳騰哮吼譬如魚師持網捕魚餘魚見之怖散沉竄石岸草底又如倉鷹臨其衆鳥有所獲取餘鳥見之各散飛去其人如是無常對至其身破壞家室親屬念當別離悲哀若斯明一命臨欲斷閻王使者自然來至期到見縛鐵箭所射上生死船罪所牽引即欲發去家室繞之放髮悲慟塵坌其目哀泣太息涕淚流面皆言痛哉奈何相捨椎胸鬱悶稱歎病者

若干德行心懷懊惱於是頌曰
其人病苦困 身冷稍離熱 室家悉聚會
舉聲而悲哀 造業更苦樂 如蜂採華味
心遂受憂感 并惱一宗門
其人疾病如是身中乃刀風起令病者骨節
解有風名析斷諸節解有風名震令筋脉緩
有風名破骨消病人髓有風名藏變其面色
眼耳鼻口咽喉皆青出入諸孔斷絕破壞剝
剥其身復有一風名曰山脅令其身肉及膝
肩肘背脊腹臍大小之腸肝肺心脾并餘諸

藏皆悉斷絕有風名旋令其肪血及大小便
生藏熟藏所食不通寒熱悉乾有風名節間
令諸支節或縮或伸而舉手足欲捉虛空坐
起煩慣有時戲笑又復太息其聲懇惻節節
已斷筋脉則緩髓腦為消目不見色耳不聞
聲鼻不別香口不知味身冷氣絕無所復識
心下尚煖魂神續在挺直如木不能動搖於
是頌曰
其刀風起時 身動多不安 眾緣皆至
悉不自覺知 其遭若干惱 命乃為窮盡

譬如弓弩弦 緩絕不可用

爾時彼人其心周匝所有四大皆為衰落微
命雖在如燈欲滅此人心中有身意根其生
存時所為善惡即心念本殃福吉凶今世後
世所可作為心悉自知奉行善者面色和解
其行惡者顏色不悅其人心喜面色則好當
知所歸必至善道其面變惡心念不善則趣
惡道如有老人而照淨鏡皆自見形頭白面
皺齒落瘡痍塵垢黑醜皮緩脊癭年老戰疚
設見如是還自羞鄙閉目放鏡吾已去少衰

明一

十四

老將至心懷愁憂已離安隱至於窮極素行
惡者臨壽終時所見惡變愁慘恐怖心自剋
責吾歸惡道定無有疑亦如老人照鏡見身
知爲衰至於是頌曰

金寶等所作 巧拙成不同 設有行惡者

沉沒於深淵 已沒雖更出 顧視無所依

如爲水所漂 臨亡亦若斯

其有行善爲有三輩攝身口意淨修衆德以
法爲財臨壽終時心懷喜踊吾定上天譬如
賈客遠行治生得度厄路多獲財利還歸到

家心悅無量又如田家耕不失時風雨復節
多收五穀藏著篋中意甚歡喜如病困得愈
得畢償債中心踊躍亦復如是猶蜂採華以
用作蜜積德亦爾其意大悅我定上天於是
頌曰

其有學正士 明一 積累行真法 十五 已度於衆惡

自致得明道 譬如閑居者 高山望其下

彼人命盡時 見善道若斯

爾時其人命已盡者身根識滅便受中止形
譬如若稱隨其輕重或上或下善惡如是神

離人身住於中止五陰悉具無所乏少死時
五陰不到中止中止五陰亦不離於本也譬
如印章以用印泥印不著泥亦不離之如種
五穀苗生莖實不是本種亦不離本如是人
死精神魂魄不齊五陰亦不離本也隨本所
種各得果報其作善者在善中止履行惡者
在罪中止唯有道眼乃見之耳處於中止而
有三食一曰觸軟二曰心食三曰意識在中
止者或住一日極久七日至父母會隨其本
行或趣三塗人間天上行惡多者在中止見

大火起圍繞其身猶如野火焚燒草木塵雨
其形見烏鵲鷲惡人之類爪齒皆長面目醜
陋衣服弊壞頭上火然各執兵仗爲所撾棒
矛刺刀斫心懷恐懼欲求救護遙見叢樹走
往趣之爾時即失中止五陰入刀劍樹泥犁
之中墮地獄者神見如此於是頌曰
迷惑如醉象 違失聖法教 污濁如潦水
心憤亂斯若 常損於正道 放心入邪徑
此人遭衆苦 命終墮地獄
行小惡者見大烟塵繞滿其身及爲師子虎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册

狼蛇虺羣象所逐又見故渠泉源深水崩山大澗心懷恐怖起趣其中爾時即失中止五陰墮畜生處見是變者知受獸身於是頌曰
習癡捨慧便 或醉墮冥道 惡口常麤言
喜行搃捶人 又為犯罪殃 樂為不善事

四二

十六

如是無慧者 生於畜獸中

罪若微者周匝四面有熱風起身體鬱蒸自然飢渴遙見人來皆持刀仗矛戟弓箭而圍繞之望見大城意欲入中適發此心即失中止所受五陰生於薜荔其見如是變當知墮

餓鬼中於是頌曰

剛蔽喜譖人 遠戒不順法 犯禁穢濁事
貪餐而獨食 墮於膿血處 飢餓煩惱熱
當知此人輩 定入為餓鬼

清修德善涼風四來其風甚香若干種熏而其身上諸妓樂音相和曲鳴瞻見園觀樹木華果而悉茂盛發意欲往即時便失中止五陰精神自然上忉利天於是頌曰
習法歸聖道 種福業生天 妓樂以自娛
遊諸華樹間 美艷王女眾 端正光從容

常觀心欣悅 居止大山頂

行不純一或善或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
不失時子應來生父母德相而俱同等其母
胎通無所拘礙心懷喜踊而無邪念則爲柔
軟而不懼快無有疹疾堪任受子而不爲輕
慢亦無反行順其正法不受濁汚即捐一切
瑕穢之塵其精不清亦不爲濁中適不强亦
不腐敗亦不赤黑不爲風寒眾毒雜錯與小
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趣心自念言設是男
子不與女人共俱合者吾欲與通起瞋怒心

十七

恚彼男子志懷恭敬念於女人瞋喜俱作便
排男子欲向女人父時精下其神欣歡謂是
吾許爾時即失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
合既在胞胎倍用踊躍非是中止五陰亦不
離之入於胞胎是爲色陰歡喜之時爲痛樂
陰念於精時是爲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
是爲行陰神處胎中則應識陰如是和合名
曰五陰尋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七
日住中而不增減又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
薄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又四七日精凝如

胎至五七日胎精透變猶如生酥至六七日
變如應肉至七七日轉如皮肉又八七日其
堅如坯至九七日變為五胞兩肘兩髀及其
項項而從中出也十七日復有五胞手腕脚
腕及生其頭十一七日續生二十四胞手指
足指眼耳鼻口此從中出十二日五胞而胞
相轉成就十三七日則見腹相十四日日生
肝肺心及其脾腎大腸十六
七日即生有小腸十七日其有胃處十八
七日生藏熟藏起此二處十九七日生脾及

踴腸骸手掌足跌臂節筋連二十七日生陰
膺乳頤項形相二十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
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口七骨著項兩
骨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著臂十
八骨著背兩骨著腕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
微骨百八與體肉合其十八骨著在兩脅二
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結其骨
柔輒如初生瓠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未
熟瓠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譬如胡桃此三
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足膝骨著膝踴骨著

踵髀骨著髀腕骨著腕脊骨著脊臂骨著臂
脇骨著脇肩骨著肩項頤臂腕手足諸骨轉
相連著如是聚骨猶若幻化又如合車骨爲
垣牆筋束血澆皮肉塗裹薄膚覆之因本罪
福以果獲致此無有思想依其心元隨風所
由牽引舉動於是頌曰

其立骨積聚 隨心輕放恣 在身見掣頓
猶如牽拽蛇 前世所造行 善惡所與法
譬若人行路 或平或荆棘

二十四日生七百日筋連著其身二十五七

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二十六七日諸脉悉
徹具足成就如蓮華根孔二十七七日三百
六十三筋皆成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二十
九七日肌肉稍厚三十七日裁有皮像三十
一七日皮轉厚堅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三
十三七日耳鼻肩指諸膝節成三十四七日
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三十五七日
毛孔具成三十六七日爪甲成三十七七日
其母腹中若干風起有風開兒目耳鼻口或
有風起染其髮毛或有端正或有醜陋又有

同

十九

風起成體顏色或白赤黑有好有醜皆猶宿行在此七日中生風寒熱大小便通於是頌

曰

是身筋羅衆 諸血脉所成 不淨盛腐積
水洗諸漏孔 虛妄心使然 巧偽而合成
機關如木人 求之甚難得

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軟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也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癢

邪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也是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為人於是頌曰

人在身九月 則具諸體脉 骨節皆成就
滿足無所乏 腹中漸自辨 稍稍而成長
期至悉具足 如月十五日

其小兒體而有二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腸血軟者從母爪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者從父也於是頌曰
人體相連綴 皆由父母生 若干之節解

因緣化成立 依而致顏色 悉當爲衰耗
衆材合起車 計軀由亦然 作前有二事
立身譬若斯 因父從母報 然後乃得生
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下熟藏之上男兒
背外而面向內在左脅也女子背母而面
向外處在右脅也苦痛臭處汚露不淨一切
骨節縮不得申捐在革囊腸網纏裹藏血塗
染所處逼窄依因屎尿瑕穢若斯其於九月
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
在國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犁世間

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到四日時母腹中
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產
門其有德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遊戲
如墮高林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
吾從山墮投於樹岸溝坑溷中或如地獄羅
網棘上曠野石澗劒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
之報不同若此於是頌曰
如投燒熱火 亂烟來圍繞 放逸果所致
處形若沸湯 苦樂之所由 皆因罪福成
在在生所作 受形各如是

其小兒身既當向生又墮地時外風所吹女人手觸煖水洗之逼迫毒痛猶如瘡疾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憤不識本來去至何所也適生在地血經臭處鬼魅來燒瘡邪所中飛屍所觸蠱道巔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墮一段肉鷄烏鵬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匝圍繞亦復如是宿行善者邪不得便設宿行惡者眾邪即著兒初生時因母乳活稍稍長大因食得立於是頌曰

在於胞胎中 遭苦若干惱 既生得為人 其痛有百千 諸根已成就 因出危脆身 有生必老死 是爲最不真 兒已長大搏哺養身適得穀氣其體即時生 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舐二名重舐 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蜘蛛二名托擾三名憤亂兩種在額一名卑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曰舐二名重舐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英兩種在耳根一名曰赤二名復赤兩種

在鼻一名曰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曰
搥二名曰動搥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
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捫搥一種
在舌名爲甘美一種在舌根名爲柔輭一種
在上斷名爲來往一種在咽名爲數喉兩種
在瞳子一名曰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
曰垂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曰住立一種在
手名爲周旋兩種在胃一名額坑二名廣普
一種在心名爲班駁一種在乳名爲鐘現一
種在臍名爲圍繞兩種在脅一名爲月二名

月面兩種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根一種在
背骨間名爲安豐一種在皮裏名爲虎爪兩
種在肉一名消膚二名繞樹四種在骨名爲
甚毒習毒細骨雜毒五種在髓名爲殺害無
殺破壞離骸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蜣螂二名
蜣螂背兩種在細腸明一一名兒子廿二二名復子一
種在肝名爲嚙柴一種在生藏名爲收收一
種在熟藏名爲太息一種在穀道名爲重身
三種在糞中名曰筋目結目編髮兩種在尻
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泡名曰宗姓惡

族臥寐而覺護汗一種在髀名為捶杖一種在膝名為現傷一種在踝名為鉞背一種在足指名為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為食皮是為八十種蟲處在人身中晝夜食體於是頌曰
從頭髮下至足
遍中蟲消食人

計念之為瑕穢
從已生反自殘
常來齧傷其身

譬喻比如濁水
如刀怨患害人
若流水浸兩岸

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

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本因體興反來危人及其身中表八十種蟲擾動其身令人不安豈復況外諸苦之惱也計身如是常有憂患凡夫之士自謂為安不聞不解所以者何
不見諦故於是頌曰

髮毛諸爪齒 心肉皮骨合 精血寒熱生
髓腦脂生熟 諸寒涕唾淚 大小便常漏
非常計不淨 愚者謂為珍

計念人身覆以薄皮如合棗捺皮甚薄少少耳以偽蓋之人而不知假使脫皮如困鈍肉

何可名之爲是人身骨節相挂如連鐵鎖審諦如是尚不足蹈況復親近而目視之於是以偈而歎頌曰

計本爲瑕穢 譬如臭爛屍 亦若諸塵垢
體蟲俱復然 亦如畫好像 會當歸腐敗

以諦見本無 安可附近之

計人在世所作禍福不盡其壽亦有中夭而死譬如陶家作諸瓦器或始作而破者或欲成刀治坏時破者或在塼上破者或下時破者或著地時破者或拍時破者或坏燥時破

者或陶中破者或熟時破者或移時破者或用時破者設使不用久久會皆當破也人亦如有初發意向來未至死者或有二根胎始如生酪有如熟酪瘕肉健肉墮者或具足六情或不具足而有死者向欲生時有適墮地一日百日一歲十歲學業死者或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從一歲死至到百歲雖後長壽會當歸盡如是五陰計本皆空展轉相依須更有起須更有滅舉足下足而皆無常愚癡之人不聞不知反計有身從少至老皆謂我

所呼爲一種不知非常之變也修行道者思
惟計之從是致是無是則無何謂從是致是
者因本之行所作殃禍故致死亡而在中止
至于胞胎精神處之形如薄酪瘰肉健肉稍
至堅肉因有六根六根具足則便出生從少
明一小身及至中年乃到老病當復歸死其五陰
廿四轉於生死之輪常如川流無有休息一切皆
空譬如幻化如是顛倒至於老死譬如大城
西門失火從次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計
東門火非是初火也然其焦然不離本火人

亦如是從本因緣隨其禍福當觀如此從是
有是也何謂無是則無有也無有凶福及餘
塵勞則不歸死以不歸死不在中止設無中
止何從有生以不有生其老病死何由而有
也計生死流本末如此修行道者當觀五陰
所從成敗於是頌曰

明識諸慧義 心淨如月盛 秉志而專一
愍哀三界人 如蓮華於水 甘美柔輒成
口之所宣說 聽者則欣達 分別演本起
了之歸滅盡 能仁悉究竟 以愍衆生故

吾從佛經教 省采而鈔取 因佛之講說
故造修行經

修行道地經卷第一

明一

廿五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修行道地經卷第二

明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慈品第六

賈人行曠野

饑渴於厄道

導師救護之

將至水果處

以無爲之道

消滅諸垢毒

積安得等心

明二

稽首佛世尊

本船在巨海

向魚摩竭口

其船入魚腹

發慈以濟之

向沒之頃間

度人及珍寶

知無數百千

終始之苦樂

超越諸先聖

其德如大山

道智逾日光

奉願稽首慧

修行道者當棄瞋恚常奉慈心或有行者但口發願令衆生安不曉何緣救濟使安雖有此言柔輒安隱不爲慈心平等定故修行道者莫爲口慈或修行者發意念慈欲安一切衆生之類有此慈心亦爲佳耳非是道德具足之慈也欲行大道莫興小慈於是頌曰設使學道士心口言念慈則自尠安隱亦獲薄福祐譬如師治箭失墮火燒之安能使其箭成就而可用

修行道地建大弘慈當何行之設修行者在

於暑熱求處清涼然後安隱在冰寒處求至
溫暖然乃安隱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如行遠
路疲極甚困而得車乘然後安隱如見住立
而得安坐如疲極者得卧安隱如人裸形得
衣覆蓋如身有垢沐浴澡洗心大欣歡安隱
定寂然若干種苦各得所使身志踊躍得諸
安故執心不亂所可愛敬親親恩愛父母兄
弟妻子親屬朋友知識皆令安隱一切眾生
痛苦惱者亦復如我身得安隱十方人民悉
令度脫身心得安欲使二親宗族中外悉令

安隱次念凡夫人等加以慈普及怨家無差
特心皆令得度如我身安設使前念十方人
民中念怨家其心儻亂初始之心不能頓等
怨家及友中間之人者當作是觀我所懷結
增於怨家此心已過今已棄捨更甚愛之念
如父母及身妻子亦如宗親敬之如是不復
懷恨察其本源五道生死或作父母家室妻
子兄弟朋友但其久遠不復識念以是之故
不當懷怨於是頌曰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為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修行道者心自念言假使瞋恚向於他人則
為自侵也如木出火還自燒身若如芭蕉生
實便枯如騾懷軀還自危身吾亦如是設懷

瞋恚自侵猶然有起瞋恚向他人者儻用此
罪墮於蛇虺或入惡道諦觀如是不當懷惡
若憎於人當發慈哀於是頌曰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虺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騾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其修行道者當行等慈父母妻子兄弟朋友
及與怨家無遠無近等無憎愛及於十方無
量世界普以慈向未曾增減有如此行乃應
為慈於是頌曰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為大慈 等心行大哀 及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踰梵天

其修道者成具慈心火所不燒刀刃不害毒
亦不行眾邪不得便於是頌曰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大怨 邪鬼諸羅刹
蛇虺雷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獸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修道習慈行當如是夜寐安隱寤以歡然天
人宿護未曾惡夢顏色怡悅衣食不乏生於
梵天所在之處常端正好眼白黑分明身體
柔輒少於疾病而得長壽諸天恭敬所趣得
道佛所稱歎消於塵勞逮不退轉以獲安隱
至無餘界而得寂度皆由慈心於是頌曰
其有行慈者 端正衣食豐 衆人皆宗仰

長壽明如月 卧覺行止安 神天悉擁護
生梵天人敬 世尊所稱歎
是故修道當行慈心於是頌曰
其行慈心向一切 除諸瞋害是謂慈
今吾以現衆德本 觀察佛經而鈔說
除恐怖品第七
諸所當覺了 分別悉解之 觀諸過去佛
明達爲若斯 用正等覺故 是以號曰佛
明智及天龍 莫不歸命奉 教化諸部界
除去衆瑕穢 化惡有眞者 令心獲光明

得安脫諸苦 除去眾恐怖 願稽首彼佛
歸命於最勝 佛降於不調 象吼如雷震
秉志聲普聞 悉出永蒙度 愚癡而自恣
奔走如暴雨 象名為檀鉢 以制伏貢高
及諸龍神王 懷毒眼出火 佛以善化救
其身常寂然 明二 解脫而無礙 今吾願稽首
歸命寂然勝 世尊之足下 覩魔懷恚毒
變化普為火 戴山賣兵仗 持刀及矛戟
蛇虺擎大樹 欲來危世尊 諸鬼神普至
不懼亦不懷 其毛如錐刀 周匝而圍繞

計數甚眾多 不以為恐懼 亦未曾驚疑
而無諸愚癡 已棄諸畏難 願歸命最勝
其行道者若在閑居及於屏處儻懷恐怖衣
毛為堅當念如來功德之善形像顏貌及法
眾僧思其戒禁分別解空知為六分十二因
緣奉行慈哀假使恐怖各念此事無所復畏
於是頌曰
或以恐怖而躡地 不能自正立於法
教令堅住持戒法 如風吹山不能動
譬如彼蜂採華味 吾鈔諸經亦如是

其文雖少所安多 欲除恐怖故講是

分別行相品第八

本失於寶珠 墮之于大海 即時執取器
杼海求珠寶 精進不以懈 執心而不移
海神見如是 即出珠還之 適興此方便

明二

五

休息意天王 超至大寶山 不以爲懈倦
能究竟平無 稽首無所著 所願而不轉
歸命禮勝 如龍王蟠結 端坐亦如是
求道以精進 大力超得佛 獨步於七日
能忍化玉女 稽首彼至尊 信見而不轉

其修行道者心設自念在於生死不可稱計
習姪怒癡以來甚久人命既短又復懈怠安
能一生除盡諸瑕乎若有此念當作是觀譬
如故舍初無居者若干之歲冥不燃燈執火
而入冥即消索也雖爲久習塵垢衆毒以有
智慧諸瑕則滅所以者何智慧力强愚癡劣
故於是頌曰

欲求道義莫懈怠 以得法利離衰耗
承佛光明之智慧 除姪怒癡悉永盡
誰能奉斯順道如是唯有信者精進智慧無

論有志爾乃順行何謂爲信見知萬物皆歸
無常所可受身悉爲憂苦三界悉空一切諸
法計皆無我解如此者是謂爲信於是頌曰
其修行道者 計知世不安 萬物盡非常
其受身皆苦 三界悉爲空 一切法無我
所在能受行 是故謂有信 設有吾我想
則爲顛倒人 能解了悉空 即當知是佛
獲致甘露道 覺了如是者 無有能動搖
此乃謂爲信
修行道者何謂精進假使行者專精空無心

不捨離是謂精進設野放火稍來近坐并燒
衣服上及首目心當念言火燒我頭正使焦
燃骨肉皮肌令我身死終不捨行所以者何
雖燒吾身爲不足言其內體中姪怒癡火展
轉生死三惡道中燒我身來無央數世也未
得究竟至於道德雖燒一身不足爲救但當
明二力濟姪怒癡火已得滅度不復退還已無有
六身則無內外諸火之患此姪怒癡不可輕滅
譬如以糠火欲消銅鐵終不能也執心堅強
一切方便乃可除盡姪怒癡病於是頌曰

其有專精於道德 當爾之時莫惜命
譬如有象洗其身 沐浴適淨復卧土
假使急厄來及已 雷霆霹靂不以驚
譬如萎華人不惜 捐棄塵勞當如是
修行道者何謂智慧曉行寂定時又知當觀
時知察慧時知受法時了知定意正受之時
亦知遲疾從定起時分別已心所有善惡譬
如良醫知腹中病也當制其心莫令放恣譬
如健象墜向溝井將象之者以御抑之不令
墮落修行道者制斷外著亦當如是知心因

緣諸想所湊譬若明者知食所便又如宰人
知君主意所嗜可否也了知方便一心解脫
進止所趣猶如金師別金好醜設行道者離
於明智不了道趣心懷恐懼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則不成慧其行道者設得一禪至第二
禪則自畏懼謂爲失禪不知轉寂也心自念
言咄我迷誤本有善應而今反失心更移走
也在歡喜悅離於定意則自限心而不得前
懷疑如此便爲失禪謂成不成謂不成爲成
云何了知禪定之意專弘秉志入第一禪心

在滅定適作是行入第二禪所以迷者久習俗事未知正諦及諸漏盡用不了諦志在所漏故也求第二禪不能制心則不具禪是故行者當知此非也設行者明不作是迷則不失禪斯謂智慧於是頌曰

假使曉了身諸法 則知其意所歸趣
方便制止心所趣 譬如鐵鉤調白象
其有明解定意時 分別寂觀亦如是
當以智慧無猶豫 住於道德如法教
修行道者云何不邪謂不諛諂其心質直專

精行道敦信守誠設使在行而不爲行諸所塵勞不可之事悉向法師說其瑕疹譬如病者而有疾苦悉當爲醫至誠說之法師觀察行者志意應所乏短爲其說法於是頌曰
行者懷質直 其心無諛諂 承受法師戒

斷諸塵勞垢 安隱善清淨 專精修道行
奉經如佛教 遵法猶戰鬥
假使行者情欲熾盛爲說人身不淨之法有三品教一曰身骨如鎖交拄相連二曰適受法教便觀頭骨三曰已了是觀復察額上係

心著頭假使瞋怒而熾多者爲說慈心慈有四品一曰父母宗親二曰中間之人無大親疎三曰凡人衆庶四曰以得是行等施慈心護於怨家仁心具足則除九惱及與橫瞋分別此義雖有親厚則遠離之何謂九惱而橫瞋者一曰心自念言此人未曾侵橫枉我二曰此人後儻侵我三曰今復欺我四曰過去之時枉我親友五曰後儻復侵我親友六曰於今現復欺我親友七曰其人前時敬我怨家八曰後儻復敬九曰於今現復敬之雖有

是心悉當棄捨何能令人不侵己身但當自守不侵人耳是我宿罪不善之報致此惡果也吾親友本亦有罪故致此患也及吾怨家素與彼人宿舊親親又有福德令人敬耳三品九惱不足懷恨何謂橫瞋未曾相見見便恚之即當思惟此人未曾侵枉我身今亦無過後且無失何故懷惡視他人乎其發惡心橫加於人還自受罪譬如向風揚塵還自全身修行道者不能滅恚令不起者此輩之人不入道品如坏盛水不能致遠也能制恚者

如水澆火則無所害是應修行入於道律以是之故雖遭苦惱刀鋸截身莫起瞋恚如燒枯樹無有恨心沉復瞋恚向精神者於是頌曰

等觀於己身 凡人怨無異 棄捐諸九惱

明二

立志不橫瞋 制心不懷恨 如枯樹無恚

九

修行道地者 如是無瑕穢

修行道者設多愚癡當觀十二因緣分別了

之從生因緣而有老死設不來生則無終始

於是頌曰

不癡則無生 已除老死患 觀本無有始
何從致衰盡 原因六情興 多亂故致癡
從癡有結網 轉成愚冥癡

修行道者設多想念則爲解說出入數息喘息已定意寂無求於是頌曰

數息求止及相隨 觀正諦想心便止

本性淨者奉如是 獨坐多想不成行

修行道者設多憍慢爲說此義人有三慢一

曰言我不如某二曰某與我等三曰我勝於

某有念是者爲懷自大當作此計城外塚間

棄捐骨髓頭身異處無有血脉皮肉消爛當
往觀此貧富貴賤男女大小端正醜陋枯骨
正等有何殊別本末終時肉依皮裹血潤筋
束衣服香華瓔珞其身譬如幻化巧風所合
因意識周旋而行至於城郭國邑聚落出
入進止作是觀已無有憍慢本無觀者見於
塚間及一切人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其有豪富貴 乘駕出城遊 及散棄塚間
計之等無異 閑居處樹下 若有作是觀
執心而行道 慢火不能燒

法師說經觀察人情凡十九輩以何了知分
別塵勞爾乃知之何謂十九一曰貪婬二曰
瞋恚三曰愚癡四曰婬怒五曰婬癡六曰癡
恚七曰婬怒愚癡八曰口清意婬九曰言柔
心剛十曰口慧心癡十一曰言美而懷三毒
十二者言癡心怒十三者惡口心剛十四者
言癡心癡十五者口癡而懷三毒十六者口
癡心婬十七者口癡懷怒十八者心口俱癡
十九者口癡心懷三毒於是頌曰
其有婬怒癡 合此爲三毒 兩兩而雜錯

計更復有四 口柔復有四 口癡言癡四

世尊之所說 人情十九種

何而知人有貪姪相文飾自喜調戲性急志躁忿忿性如獼猴而多忘誤智計淺薄無有遠慮舉動所爲不顧前後造作不要多事恐怖多言喜啼易詐易伏安隱易解不耐勤苦得小利入大用歡喜亡失少少而甚愛感聞人稱譽歡喜信之伏匿之事悉爲道說體溫多汗皮薄身臭毛髮希疎多白多皺不好長鬚白齒趨行喜淨潔衣好著文飾莊嚴其身

喜於薄衣多學技術無所不通數行遊觀常喜含笑綺飾奉戒性和敬長見人先問巧黠妍雅性不很戾慚愧多慈分別好醜取與交易柔和多哀多所恩惠於諸親友放捨施與所有多少不與人爭所惠廣大觀顧身形所作遲緩了知世法悉能決斷若見好人敬而重之覺事翻疾工於言語黠慧言和多有朋友不能久親少於瞋恚尊敬長老卧起行步而不安詳雖學于法愛欲財物親屬朋友捨不堅固結友不久聞色欲事即貪著之說其

明二

十一

惡露尋復厭之易進易退以是之故爲貪姪
相於是頌曰

卒暴輕舉如獼猴	常歡喜笑及喜啼
得利大喜失甚憂	多於言語易降伏
迷惑忿忿而驚恐	自喜易詐信人語
志性多忘無遠慮	好安戒法而有慧
貪視於色志善施	綺顧其身敬朋友
舒緩體溫爲多汗	喜信慚輒而有勇
於法財色及親友	不可便踈尋即悔
諸所造惡即能得	雖疾知之速亡失

華飾莊嚴其衣服	所作不要而敬老
智者奉之有覺志	通達能明而和解
常喜出城行遊觀	美於言語亦樂聽
利口便辭能分別	所處卧坐不忍久
柔軟性至誠	輕事不顧後
朋友好惠施	憎長鬚喜短
巧黠多皺白	奉戒慧無礙
衣薄面齒淨	有慈易從事
別知人行慈	易教不很戾
爲應貪姪相	佛說性如是

當何以觀瞋恚之相解於深義不卒懟恨若
怒難解無有哀心所言至誠惡口麤獷晉懷
狐疑不尋信人喜求他短多寤少寐多有怨
憎結友究竟仇讎難和所受不忘無有恐驚
人怖不懼多力反復不能下屈多憂難訓身
體長大肥頸大頭廣肩方額好髮勇猛性難
折伏所可聽受遲鈍難得既受得之亦復難
忘若失法財所欲親友永無愁顧難進難退
以是知之爲瞋恚相於是頌曰

志性剛強深解義 晉疑於人求長短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少於睡眠難屈伏 性朦難學亦難忘
能忍勤苦巨觸近 無所畏錄不卒瞋
身口相應難諫曉 勇猛有力而剛強
少恐慙友多怨憎 少安有友身廣大
所可作爲不退悔 棄法財友不顧念
一捨所親不思之 未曾還變亦不休
勤力精進修大事 佛說是輩爲瞋相
云何察知愚癡之相謂性柔輒喜自稱譽無
有慈悲壞於法橋常而閉目面色憔悴無有
點慧愛樂冥處數自歎息懈墮無信憎於善

第一二八册

人常喜獨行寡見自大作事猶豫不了吉凶
不別善惡若有急事不能自理又不受諫不
別善友及與怨家作事反戾弊如虎狼被服
弊衣身體多垢性不自喜鬚髮鬢亂不自整
頓多憂嗜卧多食無節人倩使之而不肯行
不倩不使而更自為當畏不畏不當畏者而
明
反畏之當憂反喜當喜反憂應哭而笑應笑
而哭設有急事使之不行適去呼還不肯反
顧常遭勤苦強忍塵勞有所食噉不別五味
言語多笑喜忘重語爵舌舐脣後而噤斷行

步卧起未嘗安隱舉動作事無所畏難不知
去就佛說是輩為愚癡之相於是頌曰
弱顏愚無慈 強額而自譽 眼目不視眴
憔悴數歎息 獨行然無信 嫉賢及懈怠
常憂多狐疑 不別諸善惡 體面多塵垢
不知善惡語 作事多憤鬧 不能自究竟
所倩使不肯 不使而反行 當畏而不畏
不畏而反畏 應喜而反憂 應憂而反喜
當哭而反笑 當笑而反哭 貪餐食無飽
不別反怨讎 志性喜很戾 無慧遭苦惱

鬚髮常髻亂 無信喜居冥 不別知五味
 多卧如虎狼 寡見而貢高 爵舌而舐脣
 弄口而喜斷 所語而多笑 卧處而不安
 諸急事難進 呼還而突前 性爾為癡相
 何謂姪怒癡相向所說姪怒癡是也姪怒癡
 相亦如是其與一切塵勞合者是謂姪怒癡
 相於是頌曰
 其處於塵勞 與姪怒俱合 當觀姪怒相
 是為癡無慧 一切前所說 貪欲諸垢穢
 有姪怒愚行 則知不離癡

何謂口欲心欲者語言柔輒順從不違身所
 不欲不加於人言念輒善安隱可意譬如好
 樹其華色鮮果實亦美口欲心欲亦復如此
 於是頌曰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姪相
 何謂口欲心怒者口言柔輒而心懷毒如種
 苦樹其華色鮮成果甚苦心柔懷毒亦復如
 此於是頌曰

其口言柔輒而心懷毒害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口言而柔順其心内含毒
如樹華色鮮其實苦若毒
云何知口欲心癡者言語柔和其心冥冥不
能益人亦不欺人譬如畫瓶視表甚好裏空
且冥口欲心癡亦猶如此於是頌曰
口言有柔和而心懷冥癡當知此人輩
口姪而心愚觀其口如慧心中冥如漆
好外如畫瓶其內空且冥
何謂口欲而心怒癡所言柔輒念善甚少性

不調順或復念惡又時不念善惡不別也其
性難知譬如甜藥雜以鹹苦不可分別其有
口欲而心怒癡亦復如此於是頌曰
其有口言欲心懷諸怒癡譬如醍醐蜜
雜以辛苦鹹

何謂口剛而心姪者明二語言剛急十五中傷於人眾
所憎惡不欲見之無有敬者譬如父母呵教
子孫雖口剛急而心猶愛譬如瘡醫破洗人
瘡當時大痛久久除愈心甚歡喜其有口剛
而心姪者亦復如此於是頌曰

有現口言急 而心懷姪欲 譬如夏日熱其光照冷水

何謂口剛而心怒者口言麤獷所可懷念無有慈善不欲人利譬如苦藥復和以毒設飲病人吐之不服設飲消時則害人命其口剛急而心怒者亦復如此於是頌曰

其口言急無親敬 心念弊惡而懷毒常喜侵枉於他人 當觀此輩行雜毒何謂口麤而心癡者言常剛急惡加於人舉動所作心不自覺不念人善亦不念惡譬言若

如賊拔刀恐人而不能害如是行者知爲口急而心愚癡於是頌曰

口言剛急心不害 喜怒於人無所加譬如拔刀無所施 口麤心癡亦如是何謂口麤心懷三毒也口言剛急或善於人又復加惡乍念不善亦不能惡譬如大吏捕得盜賊其下小吏恐責其辭又復有吏誘進問之其次小吏鞭杖拷之又復有吏不問善惡亦不拷責是謂口麤而懷三毒者而是頌曰

口言而剛急 其心懷三毒 志性如是者

不善不為惡 行跡若斯者 名之中間人

勤苦及安隱 是事雜錯俱

何謂口癡而心欲者無所別知人與共語都

無所解不曉善惡義所歸趣心常自念當何

明二

十六

以加益於人也至於趣事如所思念不失本

妄譬如冥夜興雲降雨其口癡心欲亦復如

此於是頌曰

其有口癡而心姪 口所言說不了了

如龍興雨而不雷 口癡心姪亦如是

云何為口癡心剛不能施善亦不加惡常心

念言以何方便中傷於人設得便者輒危害

人譬如以灰覆於炭火行人躡上便燒其足

口癡心怒亦復如此於是頌曰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惡言 常懷惡加人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何謂口癡而心懷冥不能以善加施於人亦

不加惡心亦不念他人善惡無所增損所以

者何無勢力故譬如火滅以灰覆之若持枯

草及乾牛屎積著其上手觸足蹈無所能燒
而不成熟所以者何無所堪任口癡心冥亦
復如此於是頌曰

其有口愚癡 而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不能念善 不能成辦事 亦不不爲能

明二

如暴秋中暑 無所能成熟

十七

何謂口癡心懷三毒口無所犯不益於人少
所中傷晝夜思念以何方便中傷於人又復
心念云何饒人或心念言不損益人譬如故
瓶盛淨不淨而蓋其口不見其裏發口則現

也口癡心懷三毒亦復如此於是頌曰

作性喜反戾 口言不了除 而懷姪怒癡

盛滿以臭穢 譬如大故瓶 受諸淨不淨

不能益於人 亦都無所損

其爲法師以此十九事觀察人情而爲說法

其姪相者云何解說爲講法言習欲多者墮

於地獄餓鬼之中然後得出復作姪鳥鸚鵡

青雀及鴿鴛鴦鶯鶯孔雀獼猴野人設還作

人多姪放逸輕舉卒暴仁當察此曼及人身

觀知罪垢惡露不淨莫習姪欲於是頌曰

其多習姪色 憍慢速自燒 在人若畜生
地獄餓鬼中 生彼還自害 塵勞火自燒
欲令解脫此 修行故說是
設多瞋者墮其行跡而爲說法犯衆瞋恚墮
於地獄餓鬼之道從惡處出當作毒獸鬼魅
羅刹反足女鬼溷鬼之類又作師子虎狼蛇
虺毒蟲蚊蚋蚊蜂百足之蟲設從此道還生
世間形貌醜陋人所不媚常常短命而多疾
病身體不完以是之故殃罪分明常奉慈心
除其瞋恚於是頌曰

人多懷瞋恚 衆共所憎惡 坐是墮惡道
多病不安隱 墮鬼及毒獸 既作人下賤
既行慈心者 即除瞋恚冥
設多愚癡爲說此法朦冥興盛死墮地獄餓
鬼之路若在畜生則作癡獸謂牛羊狐犬驢
驢猪豕之屬明二設還人道性不決了十八少明根弱
當多疾病六情不完生於夷狄野人之中從
其入冥以是教之觀十二緣除愚冥本於是
頌曰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假使修學人 願度此惡道

欲得脫斯冥 當觀十二緣

設多婬怒當行二事觀其不淨又奉慈心若
多婬癡為講二事空無及慈設怒癡盛為說
二事導以慈心并了癡本於是頌曰

行慈觀不淨 攻治婬怒癡 教色諸愚者

十二緣不明 若人瞋恚盛 及癡甚陰冥

當為講慈心 十二因緣本

若有口婬而心欲者為說無常空寂之義也
心怒口恚唯講慈仁也口癡心冥講十二緣

其餘四種眾病備有一者口婬心懷三毒二
者口怒恚癡具三者口愚內懷三垢四者
有人純懷三毒其解法師當為此輩說法教
化令其寂然觀因緣本所以者何是等種類
塵勞純厚積諸罪殃而自纏裹雖為現法不
見聖諦唯當教之明二諷經勸進緣是之故專在十九
誦務塵勞轉薄雖不獲道可得上天於是頌
曰
其有行犯婬 而心瞋恚癡 當教誦誦經
及勸使為福 塵勞雖興盛 緣是除罪蓋

因斯之方便 然後得生天

譬如有人修治樹園地高下之丘墟平之溉灌以時拔去荊棘穢草蘆葦邪生諸曲橫出不理皆落治之棄著垣外令其順好樹木無礙根生葉茂皆悉護之令不折傷以是之故樹木轉大華實興盛其修行者受法師教除姪怒癡欲想諸穢以是之故行遂長成至于得道於是頌曰

其樹木曲戾 斜出不順生 荊棘諸瑕穢
悉落治令正 以若干方便 修理乃得成

修行治法樹 奉經亦如是 除去姪怒癡
受師百千教 滅去諸瑕穢 如園師修樹
法師說經察以四事何謂爲四 一曰博學而
得至道 二曰懷來以道其於學問不能論義
三曰博學道德未得成就 四曰無知無道復
有四法 一曰初猶法師從其啓受知義解法
二曰雖解其義不能微妙 三曰分別淺法不
能至深 四曰不知其義亦不曉了如是學法
所習唐苦譬如兩人俱不曉涸墮於深水欲
相挽濟反更溺死譬如盲牽盲欲有所至中

道迷惑竟不能達不知義者亦不曉慧而欲說法欲有所救亦復如此於是頌曰

譬如人博學 衆善無央數 以得度無極

若人越大海 善入淨如諦 而無有智慧

但可取其要 不能獲深義 若習入道者

隨順不違律 以能敬受教 如有反復

譬如近尊者 必當獲大利 其學修行道

所求義必進 但解進其義 而不能微妙

如人食空羹 而無有飯具 從師諮受義

不了妙如是 不能解大道 不至正真慧

設使不入道 不能分別說 則不解於慧

無義不了了 如盲欲御盲 不能至所趣

無義亦無慧 譬之亦其然

其修行者計有三品一曰或身行道而心不

隨二曰或心行道而身不從三曰修道身心

俱行也何謂身行而心不隨假使行者結跏

趺坐正直端心譬如柱樹未曾動搖而現此

相內心流逸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所更不更

而普求之其心放恣不得自在譬如死屍捐

在塚墓虎狼禽獸飛鳥狐犬各諍食之身定

心亂田亦其然斯爲修行道德地者身定心亂於是頌曰

結跏趺端坐 不動如大山 其心內迷散

情猶象墮澗 如是修行者 身定而心亂

譬若樹狂華 不成果而落

明二

何謂修行道地者有心在道而身不從身不

十一

端坐成四意止是時心定而身不安於是頌

曰

假使心性自調和 住四意止無他想

是時則名四意止 雖身不定心不亂

修行道地何謂身心而俱定者身坐端正心不放逸內根皆寂亦不走外隨諸因緣也當爾之時身心端定都不可動以此知之身心等定於是頌曰

其身心俱定 內外不放逸 寂然跏趺坐

如柱之難傾 見於生死諦 如水漂岸樹

身心而相應 疾成道德果

修行道地專精於道而不動轉如是寂滅速

至泥洹於是頌曰

講說若干之要義 如乳石蜜和食之

其無諛諂能承法 則以佛教自調順

修行道地經卷第二

音釋

卷二

廿二

湊倉奏切 咄當沒切 疹止忍切 舐善指切
張也 噤巨錦切 拷苦浩切 蛟音岐 涸似由
口閉也 打也 蛟別名也 涸切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册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明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觀意品第九

修行道地以何方便自正其心吾曾聞之昔
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輔臣爾時
明三
國王設權方便無量之慧選得一人聰明博
達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試之
欲知何如故以重罪欲加此人勅告臣吏盛
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
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得到彼設人持油墮一

滴者便級其頭不須啓聞於是頌曰

假使其人到戲園 承吾之教不棄油
當敬其人如我身 中道棄油便級頭
爾時羣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
手擎之甚大愁憂則自念言其油滿器城里
人多行路車馬觀者填道譬如水定而風吹
之其水波揚人亦如是心不安隱退自念言
無有一人而勸勉我言莫恐懷也是器之油
擎至七步尚不可階況有里數耶此人憂憤
不知所湊心自懷懼於是頌曰

觀人象馬及車乘 大風吹水心如此
志懷怖懔懼不達 安能究竟了此事

其人心念吾今定死無復有疑也設能擎鉢
使油不墮到彼園所爾乃活耳當作專計若
見是非而不轉移唯念油鉢志不在餘然後
度耳於是其人安行徐步時諸臣兵及衆觀
人無數百千隨而視之如雲興起圍繞太山
於是頌曰

其人擎鉢心堅強 道見若干諸觀者
衆人圍繞隨之後 譬如江海興大雲

當時其人擎鉢之時音聲普流莫不聞知無
央數人皆來集會衆人皆言觀此人衣形體
舉動定是死囚斯之消息乃至其家父母宗
族皆共聞之悉奔走來到彼子所啼哭悲哀
其人專心不顧二親兄弟妻子及諸親屬心
在油鉢無他之念於是頌曰

明三

二

其子啼泣淚如泉 若干種音嗟嘆父
心懷怖懔不省親 專精執志而持鉢
衆人論說相令稱叫如是再三時一國人普
來集會觀者擾攘喚呼震動馳至相逐躡地

復起轉相躡躡間不相容其人心端不見衆
庶於是頌曰

衆人叫呼不休息

前後相逐不容間

而擎油鉢都不觀

如雷雨空無所傷

觀者復言有女人來端正姝好威儀光顏一

國無雙如月盛滿星中獨明色如蓮華行於

御道像貌巍巍姿色喻人譬如玉女又若忉

利天王之后字曰護利端正姝好諸天人民

莫不敬重於今斯女懸照如是能八種舞音

聲清和聞者皆喜於是頌曰

舉動而安詳

歌舞不越法

其心懷歡喜

感動一切人

歌頌聲則悲

其身而透迤

不疾亦不遲

被服順正齊

七種微妙音

奇述有五十

三處而清淨

宮高節相和

身從頭至足

莊嚴寶瓔珞

語言而美雅

猶若甘露降

明三

三

爾時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察視觀

者皆言寧使今日見此女顏終身不恨勝於

久存而不覩者也彼時其人雖聞此語專精

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最工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沉於凡夫

來住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當爾之時有大醉象放逸奔走入於御道衆人相謂今醉象來蹋蹈吾等而今橫死此爲妖魅化作象形多所危害不避男女身生瘡瘕其身麤澁譬若大髀毒氣下流舌赤如血其腹委地口脣而垂行步縱橫無所省錄人血塗體獨遊無難進退自在猶若國王遙視如山暴鳴哮吼譬如雷聲而擎其鼻瞋恚懷

怒於是頌曰

大象力强甚難當 其身血流若泉源

蹋地興塵而張口 如欲危害於衆人

其象如是恐怖觀者令其馳散破壞兵衆諸象奔逝一切覩者而欲怖死能拔大樹踐害

衆生雖得杖痛無所畏難於是頌曰

壞衆及羣象 恐憎人或死 排撥諸舍宅

奔走不畏御 名聞於遠近 剛強以爲德

憍慢無所錄 不忍於高望

爾時街道市里坐肆諸賣買者皆懷收物蓋

藏閉門畏壞屋舍人悉避走又殺象師無有
制御瞋或轉甚蹈殺道中象馬牛羊猪犢之
屬碎諸車乘星散狼藉於是頌曰

諸坐肆者皆蓋藏 傷害人畜碎車乘
覩見如是閉門戶 狼藉如賊壞大營

或有人見懷振恐怖不敢動搖或有稱怨呼
嗟淚下又有迷惑不能覺知有未著衣曳之
而走復有迷誤不識東西或有馳走如風吹
雲不知所至也中有惶遽以腹拍地又人窮
逼張弓安箭而欲射之或把刀刃意欲前格

中有失色恍惚妄語或有懷瞋其眼正赤又
有屏住遙觀歡喜雖執兵仗不能加施於是
頌曰

於斯迷怖據 亦有而悲涕 或愕無所難
又有執兵仗 愁憤蹀地者 邈絕不自知
獲是不安隱 皆猶見醉象

彼時有人曉化象呪心自念言我目所學調
象之法善惡之儀凡有八百吾觀是象無此
一事吾今當察從何種出上種有四爲是中
種下種耶以察知之即舉大聲而誦神呪於

是頌曰

天王授金剛

吾有微妙語

能除諸貢高

羸劣能令強

彼人即時舉聲稱曰諸覺明者無有自大亦

不興熱棄除恩愛承彼奉法修行誠信之所

致也棄捐貢高伏心使安說此往古先聖二

明三

五

偈曰

姪洸及怒癡

此世三大憍

成道無諸垢

衆熱爲以消

用彼至誠法

修行亦如是

大意洪象王

除惑捨貢高

爾時彼象聞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心便

順本道還至象廐不犯衆人無所嫉害其擎

鉢人不省象來亦不覺還所以者何專心懼

死無他觀念於是頌曰

見象如暴雨而心未曾亂其雨雖止已

虛空亦不悅其人亦如是不省象往還

執心擎油鉢如藏寶不忘

爾時觀者擾攘馳散東西走故城中失火燒

諸宮殿及衆寶舍樓閣高臺現妙巍巍展轉

連及譬如大山無不見者烟皆周遍火尚盡

徹於是頌曰

其城豐樂嚴正好 宮殿屋舍甚寬妙
而烟普熏莫不達 火熾如人故欲然
火燒城時諸蜂皆出放毒嚙人觀者得痛驚
怪馳走男女大小面色變惡亂頭衣解寶飾
脫落爲烟所熏眼腫淚出遙見火光心懷怖
懔不知所湊展轉相呼父子兄弟妻息奴婢
更相教言避火離水莫墮泥坑爾來安隱於
是頌曰

愁憂心懷不自省 家至親屬及僕從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棄諸象馬悲哀出 言有大火當避捨

爾時官兵悉來滅火其人專精一心擎鉢一
諦不墮不覺失火及與滅時所以者何秉心
專意無他念故於是頌曰

有衆人迷惑 如鳥遇火飛 其火燒殿舍

烟出如浮雲

明三

頭亂而驚怖

六避烟火馳走

一心在油鉢 不覺火起滅

是時五色雲起天大雷電放是頌曰

既興大霧非時雨 風起吹雲令純陰
虛空普遍無青天 猶黑象羣雲如是

第一二八册

時亂風起吹地興塵沙礫瓦石填於王路拔樹折枝落諸華實於是頌曰

風起揚塵而周普 興雲載水無不遍

暴風忽冥不相見 雷震俱陰無不驚

彼時大雲而焰掣電霹靂落墮孔雀皆鳴天

便放雨墮於諸電雖有此變其人不聞所以

者何專念油鉢於是頌曰

其放逸象時 猶如大雲興 墮電失火風

拔樹壞屋舍 其人不覩見 何善誰爲惡

不覺風雲起 但觀滿鉢油

爾時其人擎滿鉢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兵臣吏悉還至宮具爲王說所更衆難而人專心擎鉢不動不棄一滴得至園觀王聞其言則而歎曰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親屬及與王女不懼巨象水火之患雷電霹靂吾聞雷聲愕然怖懼雖有啓白不省其言或有

明三

七

心裂而終亡者或有懷軀而傷胎者人民所立迷不自覺雖遇衆難其心不移如是人者無所不辦心強如斯終不恐難地獄王拷能食金剛其王歡喜立爲大臣於是頌曰

見親族涕泣 及象醉暴風 雖遭諸恐難

其心不移易 王覩人如此 心堅定不轉

親愛而弘敬 立之爲大臣

爾時正士其心堅固雖遭善惡及諸恐難志

不轉移得脫死罪既自豪貴壽老長生也修

行道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患及姪怒癡來亂

諸根設心不隨攝意第一觀其內體察外他

身痛痒心法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慧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明德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心堅强者志能如是則以指爪壞於雪山以

蓮華根鑽穿金山則以鋸斷須彌寶山其無

有信不能精進而懷諛諂放逸喜忘雖在世

久終不能除姪怒癡垢有信精進質直智慧

其心堅強亦能吹山而使動搖何況而除姪

怒癡也故修行者欲成道德爲信精進智慧

朴直調御其心專在行地於是頌曰

直信而精進 智慧無諛諂 是五德除瑕

離心無數穢 深解無量經 自覺斯佛教

但取其要言 分別義無量

離顛倒品第十

明三

功德住覺高巍巍 猶如學術依靜居

八

智慧川流善寶形 願稽首禮大山王

從天上來下 知趣而不惑 佛生不胞胎

不入亦不出 不更諸苦惱 不著不顛倒

德重無所著 歸命度生死

修行道者或懷懈怠謂法微妙難了難曉不

可分別當識苦本斷除諸習證於盡滅修念

道術譬如有人而取一髮破爲百分還續如

故令不差錯是事甚難不乎答言其

可以幻化諸藥神呪續髮如故泥洹之道不

以此事而成立也雖不能致於道證者當有

方便於是頌曰

常健精進向脫門 欲覺了此難復難

勤力勸樂而無退 如深穿地得泉水

當作是觀速疾成就直如泥洹不從他求自

因心致從他人得乃爲難耳由已難獲何所
難乎當作斯計唯以諦觀誘進其心如誘小
兒呼之至前來取手物而食噉之小兒來至
一一擘指而無所得世人如是所見顛倒無
常謂常苦謂爲樂非身謂有身空謂爲實捨
四顛倒作本無觀爾乃爲順佛之教誠於是
頌曰

明三

九

人不曉本無 常計樂謂淨 譬如以捉奉
用以誘小兒 於是人顛倒 而有我我想
當爲現光曜 如冥中燃燈

吾有頭髮不能久常亦不淨潔弗安無我以
是觀之一切皆然勸發其心如明眼人執炬
而行入於空室觀之無人亦無所覩審諦見
者亦復如是察色之本見無常苦無吾非身
虛妄見者而反自縛解空觀者有何難乎現
可聞知得道迹者往還不還及無所著得平
等覺此等斯人吾亦是人此等成道我身何
故獨不獲乎修行道者觀心如是捨四顛倒
專於行也於是頌曰
髮毛爪骨肉 及諸有色形 衆來惑心法

五陰之所亂 無常苦不安 無我不清淨

自如丘空舍 明者觀如是

曉了食品第十一

佛在巴質樹 天帝奉百味 又在舍衛城

波斯匿供養 比蘭若設食 麥飯離甘味

皆等意受之 稽首無所著 雖食此飯已

弗著非以色 亦不造憍慢 棄捐諸貢高

所在受供養 如越大曠路 不以爲甘美

是故稽首禮

爾時修行當觀飯食設百種味及穢麥飯在

於腹中等無有異舉食著口嚼與唾合與吐
適同若入生藏身火煮之體水爛之風吹展
轉稍稍消化墮於熟藏堅爲大便濕爲小便
沫爲涕唾藏中要味以潤成體此要衆味流
布諸脉然後長養髮毛爪齒骨髓肉血肪膏
精氣頭腦之屬是以外四大養內五根諸根
得力長於心法起姪怒癡欲如是者搏食之
本由是而起於是頌曰

計無央數諸上味 墮在腹中而無異
於體變化等不淨 故行道者不貪食

雖當飯食不求於肥趣欲支命譬如大官捕諸飛鳥皆翦其翅閉著籠中日擇肥者以給官廚時諸飛鳥日日稍減中有一鳥心自念言肥者先死若吾當肥亦死如前設不食者便當餓死今當節食令身不肥亦莫使羸令身輕便出入無礙不爲宰人所見烹害羽翼可得漸漸生長若從籠出便可飛遊從意所至修行道者亦計如是食趣安身令體不重食適輕便少於睡眠坐起經行喘息安隱大小便身依於行姪怒癡薄其修行者當作

是觀吾不貪身除諸情欲此身不要骨鎖相支今此身中但盛不淨無有堅固譬如怨家無益羅網常懷怨賊而傷親友當消息之供養奉事譬如王者當以如何遵承佛教坐起經行令無災患常觀惡露具知多穢將養其命趣得行道如有親屬不可棄捨身亦如是沐浴飯食衣被蓋形如愛一子常將護之令寒溫飢渴之苦非爲蚊蚋蚤蝨所齧也如有逆賊收閉牢獄吏拷治若干種榜卿爲前後劫盜誰物家居所在盜何所藏與誰同

明三

士

伴魁帥黨部耶五毒治之氣絕復蘇即自思惟以何方便得脫拷答心便開解對獄之首遠計某國大長者子名曰禁戒前後所偷皆著彼所居止其家共行竊盜是吾伴侶獄吏聞之收長者子與前賊共同一牢中俱繫鐵絆時長者子家有餉來便自獨食不分與賊賊大瞋怒張目齒齒汗出嘆息欲興惡意令長者子不濟其命豈況獨食今我自在見則當逼之不獨飲水何況獨食其長者子少小憍樂不忍須臾不行左右欲至舍後便報賊

言共至厠上其賊報言在卿所至吾不能行時長者子逼急窮極謂於賊言無過於子子橫牽吾閉在刑獄今欲小起反不相從乎設不共繫終不相報吾假相犯卿便說之以當省過而謝其罪時賊答曰子實無過吾橫相牽卿眷屬衆多欲自免罪不見拷治蒙得飲食故相枉耳仁有餉來而反獨食求不相分故不相從時長者子則報賊言解子所恨從今已往終不相失若有餉來先當飯子然後目食曼我命存願到舍後使身氣通賊乃隨

之後日餉來便勅婢使所持食來先奉親厚
所食之餘爾乃給我婢使受教輒如其言使
人還歸具啓長者長者聞之心懷恚怒明日
詣獄謂其子言卿生豪族反與逆賊惡人從
事而與親厚明三都不覺知此橫牽汝閉在牢獄
其子報言父所言是不敬此人以為親厚也
具知是賊耳我欲小便逼不相從身重腹脹
眼反耳聾頭痛背裂脅肋欲拔胃懷氣滿喘
息欲斷心意煩亂迷不自覺諸節欲解骨體
疼痛命欲窮絕惡對在上汗出短氣而賊語

我卿能隨吾如病從醫爾乃可耳先以飯我
然後自食吾當相從用貪身命故為親厚也
如長者子具知此賊為怨家也用窮逼故於
外示現若如親厚而內疎薄知四大寄非常
之物四事增減輒不安隱如蛇虺毒如幻
馬水月山響解身如是其行道者亦復解此
曉知五陰皆為怨賊趣以衣食持養其體令
不危害夙夜專精如救頭然非以解苦惱
道德勝前萬倍至於無為度明三患

伏勝諸根品第十二

其修行者婬怒癡薄設不習塵無所燒害未
成道德非見聖諦自謂獲矣如是行者自誠
心意放之在於色聲香味細滑之中念著五
陰所作未辦設心不隨五陰蓋者則知得道
若其心亂隨諸情欲即還恐懷當更精進如
牧牛者放牛于澤其牛奔突踐他禾穀牧牛
者怖恐其主覺之牽將歸家以杖捶治明日
復出還在牧上佯如不視知復犯他禾稼不
也時牛心念牧者不見復食他苗其主見之

便復撾榜牛後恐畏不敢復犯行者如是自
誠五根不隨情欲則知道成也若從六衰即
還自制觀三塗之苦生死之難晝夜精勤勝
前萬倍所未獲者當令成就已得成就令不
放逸

忍辱品第十三

設使有人撾罵行者爾時修道當作是觀所
可罵詈但有音聲諦推計之皆爲空無適起
即滅譬如文字其名各異一一計字無有罵
詈譬如一盲目無所見正使百盲亦無所覩

罵亦如此一字不成正百千字悉皆空無設
使父母家室親里共稱譽我亦復皆空當作
是觀譬如夷狄異音之人雖來罵我譬如風
響是聲皆空

棄加惡品第十四

假使行者坐於寂定人來搗捶刀杖瓦石以
加其身當作是觀名色比自空所捶可捶悉無
所有本從何生誰為瞋若向何人怒我宿不
善得致此思設無名色無緣遭厄我若欲瞋
報其人者眾怨甚多不可悉報譬如毒藥及

與百足蚤蝨蚊蚋跂蜂之屬是輩燒人無以
加報假使能降外諸憂患安能辟除其內體
中四百四病八十種蟲以是之故當伏內心
滅諸垢穢寂定其志故謂修行

天眼見終始品第十五

其修行者假使睡眠常念無常不久趣死想
於眾苦生死之惱澡手盥面瞻視四方夜觀
星宿以自御心棄捐懈怠不思卧寐若睡不
止當起經行假令不定當移其坐想欲見明
雖心中冥思惟三光令內外明於是頌曰

常念生死苦 觀罪觀四方 省視外光影

內心求照明 滅壞睡眠冥 若日消除闇

如是雖閉目 所見踰開者

其修行者常思見明晝夜無異分別大小是

其所起遠近普學無所不博思惟如是則得

道眼所見平等無遠無近及淨居天於是頌

曰

雖為眠目常如開 禪定所見踰天眼

普視世間衆生類 徹達天上無不見

其修行者已成道眼悉見諸方三惡之處譬

如淋雨一旦清除有明眼人住於山上觀視

城郭郡國縣邑聚落人民樹木華實流水源

泉師子虎狼象馬羣鹿及諸野獸行來進止

皆悉見之於是頌曰

譬如明鏡及虛空 淋雨已除日晴明

有淨眼人住高山 從上視下無不見

明三

十五

又觀城郭及國邑 其修行者亦如是

觀見世間諸禽獸 地獄餓鬼衆生類

修行如是觀三千界見人生死善惡所趣是

之名曰所達神通於是頌曰

雖有甘露無上味 見三千世德踰彼
其修行道奉佛教 疾得神通無罣礙
佛皆普見一切淨 愍傷衆人故說此
決終始根令速度 以無極義而分別

天耳品第十六

識慧爲聲寂應緣 無所罣礙順正道
其有轉此道法輪 稽首轉輪大聖族
察省若干之妓樂 設有悲哀心正等
聞諸天人地獄聲 又手稽首尊淨性
其修行者適成無眼便得徹聽亦無煩憤譬

如有人掘地求藏本規索一并得餘藏行者
如是本求天眼徹聽隨從悉聞天上世間之
聲於是頌曰

計彼修道者 興法以善權 精勤得天眼
觀天上世間 徹聽自然至 所聞亦無限

如人地求藏 自然得餘寶

譬如夜半衆人眠寐一人獨覺上七重樓於
寂靜時聽省諸音妓樂歌舞啼泣悲哀搥鼓
之聲修道所見亦復如是心本寂靜遙聽地
獄啼號酸苦見聞餓鬼及與畜生天上世間

妓樂之聲是天耳神通之證於是頌曰

如夜衆庶皆昏寐 一人起上七重樓

靖心而聽一切人 妓樂歌舞之音聲

其修道者亦如是 天耳徹聞諸音聲

其在三界諸形色 悉曉了知其語言

明三

從其央數大經義

十六 我得其餘服甘露

譬如人病飲良藥

今演世尊天眼教

念往世品第十七

智慧爲芽善根元

經法成華德爲葉

解脫示現立不動

吾今歸命佛大樹

從億百生植善根 昔無限世寂梵行

識百千億本宿命 佛覺意強歸心定

假使修行心自念言吾從何來致得人身以

天眼視明心徹觀本生爲人若在非人譬如

有人從一縣邑復至一縣識前往反坐起之

處也修行如是自念本生所歷受身名姓好

惡壽命長短飲食被服皆悉識之彼沒生此

此終生彼如是之比知無央數所更生死是

號曰識本宿命神通於是頌曰

以天眼觀曰修行 知無數劫所歷生

皆見過去可受身 譬如乘船自照面
佛所生處悉識念 吾觀諸經而鈔取
是爲號曰昔所更 以慧之心採至要

知人心念品第十八

不可計哀宣 知衆所趣念 自觀心所思

明三

十七

是非定放逸 志所懷至慧 解了無量智

而除諸瑕穢 願歸尊最勝

其修行者以天眼視人及非人是非善惡端
正醜陋徹觀心行所明窈冥喜瞋恚者其心
如斯志和悅者當所趣矣於是頌曰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天眼之徹視 見諸人非人 觀察衆顏色
亦觀心所念 知其意本無 何因獲此行
其修道悉省 懷瞋及和悅

譬如有人坐於江邊見水中物魚鰲黿鼉及
無央數異類之蟲修行如是觀衆生心所念
善惡了了無疑是名神通知他人心中所念善
惡於是頌曰

覺眼明了心清淨 因修行道而獲斯
知他心念所思想 猶如見樹根枝葉
譬如賈客欲得水精之珠便入江海則得此

第一二八冊

寶并獲真珠金剛珊瑚碑礫碼碯修行如是
棄于睡眠專心在明則得天眼并獲天耳神
足自知已所從來見他人本是故修行當習
覺明於是頌曰

如以一事入江海 而獲無數大珍寶

修行如是除睡眠 天眼聰明識本末
修行若斯志寂定 今吾所宣如佛教
見好董色踰天眼 觀衆生心念是非
其忍辱力踰於地 柔輒安和過於水
秉志堅固如須彌 越於人民超虛空

深慧過於江 如海無恚恨 其德莫能及
願稽首最勝 其心而懷道 諸天所嗟歎
執志而一定 非以為歡喜 彼調柔等意
非以為增減 明德無輕戲 吾願稽首禮
假使修行心有輕戲便當思惟愁感之法會
當歸死未得度明三脫無常之法非歡喜時有所
恩愛會當別離於是頌曰
無數諸川流 滿苦邪汎水 未度死河法
耗亂反歡喜 無量之恩愛 不久當別離
非常之惡對 各追隨罪福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儻命終不成道德亦未向道或恐犯逆不隨法教入于三塗不得免濟無底之患隨衆邪見得無迷惑復更胞胎將無積骨若如太山或恐斷頭血如江海或值涕泣淚如江河與父母別妻子無常兄弟死亡憂惱無量於是頌曰
尚未得成道 不斷恐死原 當更百千種
儻復入胞胎 未除憂感根 遇衆無量惱
不得歸聖道 三塗自然開
修行自念夙夜恐懼儻墮禽獸非法之處常

懷害心轉相奪命無有羞恥從冥入冥已墮此患難復人身一錢投海求之可得已失人身難復如是於是頌曰

貪婬所蓋怒癡冥 欲杖所驅無羞慚
以入畜生之雲霧 而墮此苦復人難

明三

十九

行者自念我身將無墮於餓鬼曾聞其人執持瓦器盛以涕唾膿血及人穢吐以爲飲食遍以乞匄於是頌曰

以不淨之器 瓦盂而不完 盛膿血涕唾服之如飲水 貪飲常鬭諍 殃罪之所致

作行如是者 則墮餓鬼道

修行道地經卷第三

音釋

逶迤逶邕危切迤延知切 躡躡必益切 滌滌丁歷切 憊憊虛業切威憤外古切 躡躡必益切 滌滌丁歷切 礫礫石音厝小 齧齧魚結切 華華音半也 蛟蛟施隻切 也也切

修行道地經卷第四

明四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地獄品第十九

修行自念我身將無墮於地獄曾聞罪人適
共相見則懷瞋毒欲還相害手爪鋒利若如
刀刃自然兵仗矛戟弓箭瓦石也當相向時
刀戟之聲若如破銅兵仗碎壞刀矛交錯若
如羅網罪人見此心懷愁憂於是頌曰
是輩諸罪人 在地獄相害 意欲得兵仗
應心皆獲之 刀刀持相向 如水羅網動

猶夏日中熱 刀刃炎如是

或有恐怖不自覺知又有稱怨而懷毒恚欲
相害命以此爲樂遂興諍鬭轉相推撲還相
傷害節節解之頭頸異處或刺其身血流如
泉刀刃在體苦安可言刀瘡之處火從中出
或身摧碎譬如亂風吹落樹葉有卧在地身
碎如塵須臾之間身復如故於是頌曰
挽髮相扞踰 展轉相牽曳 罪人會共鬪
苦惱無央數 恐怖更相加 當爾時大戰
譬如拔叢樹 相推盡如是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爾時罪人須臾平復涼風四來吹令如故也
守獄之鬼水灑人上已活且起過惡未盡故
使不死聞獄鬼聲即起如故於是頌曰

水灑其身 涼風來吹之 爾時獄罪人
聞守鬼言 罪人身壞碎 即活而有想

在勞罪未盡 當復受考治

爾時罪人住轉復相見即懷瞋恚口唇戰慄
眼赤如血腸胃脫落戰慄如故結怨已來其
目固久身體傷壞隨地流血譬如濁泉身體
平復復從地起相害如故於是頌曰

墮於地獄中 勤苦不可言 相害懷大恐
宿罪之所致 數數而見害 還復活如故
惡意反相害 積罪無休息 於此世間人
喜造為殺害 在於想地獄 受罪如本行
是故同行入 久長處罪獄 相奪命無數
死復生如故男四 徃世犯罪者 墮二於想地獄
譬如芭蕉樹 適壞旋復生
罪人若墮黑繩地獄彼時獄鬼取諸罪人排
著熱鐵之地又持鐵繩及熱鐵鋸火自然出
拼直其體以鋸解之從頭至足令百千段譬

如木工解諸材板於是頌曰

守獄之鬼受王教 鐵繩拼身以鋸解

其鋸火然上下徹 撲人著地段段解

守鬼又以斧斫其身斤鑿并行譬如木工斫

治材木或令四方而有八角治罪人身亦復

如是於是頌曰

守鬼罪人惡行會 斧鑿斤鋸及與繩

劈解罪囚如木工 譬如有人新起屋

時獄守鬼火燒鐵繩互槩其身截肌破體徹

骨至髓脅脊髀脛頭頸手脚各各異處於是

頌曰

考治百種痛 在於黑繩獄 皮剥以斧解

見斫如起舍 各支解其身 血出如流泉

骨肉別異處 酷痛巨具言 閻王之守鬼

破其身如是 彼過罪未盡 膿血流若斯

其有墮在合會地獄罪垢所致令罪人坐鐵

釘其膝次復釘之盡遍其體身破碎壞骨肉

皆然諸節解脫各在異處其命欲斷固不可

言自然有風吹拔諸釘平復如故更復以釘

而釘其身如是苦惱不可計數百千萬歲於

是頌曰

以無央數百千釘 從空中下如雲雨

碎其人身若磨麴 本罪所致遭斯厄

次雨鐵椎及復鐵杵黑象大山鎮其身上如
擣甘蔗若笮蒲萄髓腦肪膏血肉不淨皆自

流出於是頌曰

黑象鐵杵大石山 笮以鐵輶碎其身

見地獄鬼皆懷懷 破壞其身如甘蔗

以鐵輶輪而笮其身如盧麻油置著臼中以
杵擣之於是頌曰

獄吏無慈仁 以鐵輪杵曰 困苦於罪人

如笮于麻油

爾時罪人遙覩太山見之怖走入廣谷中欲
望自濟而不得脫適入其谷轉相謂言此山
多樹當止於此時各怖散在諸樹下山自然

合破碎其身於是頌曰

以積衆罪殃 已之本所造 彼時諸罪人

悉入於山谷 適入山谷已 彼山自然合

破罪人身時 其聲甚悲痛

害牛羊猪鹿飛鳥 既無加哀奪人命

在合會獄痛無數 危他人身獲此惱

又遙見火燒罪人謂言此地平博草木青青
譬如瑠璃當往詣彼爾乃安隱即行逆火坐
樹木間四面火起圍繞其身燒之毒痛號哭
悲哀東西南北走欲避此火輒與相逢不能

自救於是頌曰

明四

四

小髮自然長 色變燒炙痛 風吹體舌乾

見獄吏怖懔 無數眾罪人 爲炎之所燒

烟動火燔之 如蛾入燈中

又復遙見鐵葉叢樹轉相謂言彼樹甚好青

草流泉共行詣彼無數百千諸犯罪人悉入

樹間或坐樹下或有駐立或有睡卧熱風四
起吹樹動搖劍葉落墮在其身上剥皮截肉
破骨至髓傷脅胷背截項破頭於是頌曰

多所依信害眾生 墮于地獄謂有活

熱風四起落鐵葉 譬如牛鬪傷如是

爾時鐵樹間便有自然烏鵲鵲鷺其口如鐵
以肉血爲食住人頭上撮眼而食破頭瞰腦
於是頌曰

彼人前世時 依信而害生 以鐵落身上

解解而斷截 烏鵲甚可畏 四面來擊人
住頭而脫眼 發腦而食之

於是鐵葉大地獄中便自然生衆狗正黑或
有白者走來喚吼欲喫罪人罪人悲哭避之
而藏或有四散或怖不動狗走及之便排罪

人斷頭飲血次噉肉體於是頌曰

張口齒正白 吼鳴聲可畏 吐舌而舐脣

強逼傷害人 以刀傷其身 鳥獸所食噉

苦毒見惱害 坐依信殺生

爾時罪人爲狗所噉烏鳥所害恐怖忙走更

見大道分有八路皆是利刀意中自謂生草
青青有若干樹當往詣彼行利刀上截其足
跌血出流離於是頌曰

其人受經律 破壞於法橋 見有順戒者
而強教犯禁 逐之入長路 刀刃截其足

足下皆傷壞 窮極不自在

爾時遙見諸刺棘樹高四千里刺長尺六其
刺皆錐自然火出罪人心念彼是好樹種種
華實皆共往詣到鐵樹間於是頌曰

遙見鐵樹葉 枝柯甚高遠 利刺生皆錐

或上或向下 其罪人反見 謂為是果樹
宿命罪所致 殃垢之所犯

爾時有羅刹顏貌可畏爪髮悉長衣被可惡
頭上火出攬持兵杖來搗罪人勅使上樹罪
人恐懼淚出交橫悉皆受教其刺向下皆貫
破身傷其軀體血出流離於是頌曰

體大色如灰 麤獷惡耳張 獄王使持杖
皆搗擊刺人 前世積罪殃 愚喜犯他妻
言我宿過 血流刺傷身

罪人為守鬼所射箭至如雨涕泣悲哀

呼使來下刺便上向貫體如肉復喚使上罪
人叉手皆共求哀歸命惡鬼願見原赦於是
頌曰

從刺樹上來下已 獄王守鬼逆刺害
為箭所射而又手 求哀可愍欲免罪

時獄守鬼聞見求哀益以瞋怒復重搗刺更
遣使上體悉傷壞啼號還上於是頌曰

獄王守鬼而搗刺 求哀欲脫鬼益怒
時諸刺貫身悉傷 勅使還上復如故
彼鐵樹邊有二大金猶若大山守鬼即取犯

罪之人著鐵釜中湯沸或上或下譬如人間
大釜之中煮于小豆而沸上下人於鑊湯若
千萬億年考治毒痛於是頌曰

設得爲國長 橫制於萬民 以至地獄界
考治百億年 墮于鑊湯中 在釜而見煮

以火燒煮之 譬若如煮豆

從鐵釜脫遙見流河轉相謂言彼河洋洋而
有威神水波興隆衆華順流兩邊生樹其葉
青青蔭彼河水底皆流沙其水清涼往詣飲
水洗浴解疲兩邊生棘罪人不察入彼河水

悉是沸灰於是頌曰

其人前世害水蟲 血肉皆落遺骨腦
本謂涼水反沸灰 甚深血熱沸踊躍

罪人墮在沸灰地獄髮毛爪齒骨肉各流異
處骸體筋纏隨流上下適欲求出守鬼鉤取

卧著熱地風起吹之體復如故明四獄鬼問曰卿

所從來欲何所湊罪人答曰不審去來計從
若干百千億歲飢不獲食其以飢渴故守鬼
取鉤鉤開其口以燒鐵丸又以洋銅注其口
中燒罪人咽腹內五臟悉爛腸胃便下過去

毒痛甚不可言過惡未盡故不死也去河不遠有二地獄名曰叫喚二名大叫鐵以爲城樓櫓百尺埤堦嚴牢悉以鐵網覆蓋其上罪人相謂此城大好共往觀之適入中已心自念言以脫恐難無復衆惱歡喜跳踉皆稱萬歲或面拍地或仰面卧或睡眠蹣跚破傷面者四垣從外自然有火燒諸樓櫓埤堦衆網及門悉然城內皆火燒罪人身展轉相見譬如然炬猶若掣電亦如散火焚體毒痛譬如大箭射象叫喚苦痛巨言積百年已東門乃開

時無央數百千罪人悉走趣門適至便閉相排墮地如大樹崩轉相鎮壓若如積薪過惡未盡故令不死於是頌曰

至恐怖處叫喚獄 求救護故而到彼
如火積薪以火然 罪人如是相積燒
若斯燒毒痛 叫喚走四散 常畏於獄鬼
恐怖而懷懼 若受於所寄 抵突不肯還
閉在叫喚獄 惡罪受毒痛
受無央數之苦酷 爲火所燒甚困厄
遭無量惱不可言 罪人叫呼大叫喚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册

爾時罪人脫出叫喚獄次入阿鼻摩地獄守
鬼即錄諸罪人五毒治之挖其身體如張
牛皮以大鐵釘釘其手足及釘人心拔出其
舌釘之又剥其皮從足至頭於是頌曰
剝身如牛皮 鐵釘而釘之 兩舌之所致
明四
釘壞其舌 剥身皮曳地 若如師子尾
光計數之 受苦不可量
守鬼錄取罪人駕在鐵車守鬼御車以
口左手執御右手持杖撻之令走東西
罪人挽車疲極吐舌被杖傷身破壞軀

體而皆吐血躪地傷胃於是頌曰
罪人駕之以鐵車 獄鬼驅之令奔走
撻撻其身而吐舌 如馬戰鬪被矛槍
若無有信輕善人 自犯罪惡謂應法
殃罪引之入阿鼻 受無央數諸苦毒
阿鼻地獄自然炭火至罪人膝其火廣大無
有里數爾時罪人發於邪念反從曲道謂是
好地即入火中燒其皮肉及筋血脉適足
足平復如故於是頌曰
時炭火然至于膝 既自廣大復風吹

罪人行上燒爛皮 捨正入邪罪如斯

得離此獄去之不遠有涕屎獄廣長無數其
底甚深罪人見之謂是浴池轉相語言彼有
浴池中生青蓮五色之華當共往洗飲水解
渴悉皆入中沉沒至底中有諸蟲其口如鉞
以肉爲食鑽罪人身壞破肌膚從足鑽之乃
出頭上眼耳鼻口皆有蟲出本罪未竟故令
不死於是頌曰

罪苦所致受毒痛 爾時罪人阿鼻獄
苦酷叫喚而懊惱 挖其身體鐵釘之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涕屎臭不淨 廣長無數里 惡露皆在彼

其底而甚深 犯罪無一善 墮此閻王獄

斯諸罪人輩 鉞齒蟲噉之

在炭火獄及阿鼻 并一切瑕涕屎

墮於流河罪所興 宿殃所致故不死

於是有二獄名燒炙煇煇彼時守鬼所諸罪
人段段解之持著鐵上以火熬之反覆鐵鼎
以火炙之於是頌曰

已到于大苦 在燒炙煇煇 罪中殃差者
則識本行惡 以刀段段解 破壞令無數

第一二八冊

用弗燒灸之 著鐵上熬之 在燒灸煇煇
可惡爲瑕惱 無數人見酷 如廚作肉羹
設害於賢者 投之大火中 其犯戒壞法
洪象見蹈踐 作人性剛弊 常喜害衆生
所食無所擇 生城守獄鬼

修行道者心自念言吾身將無以如此之比
墮八罪獄及十六部又吾前世無數生來更
斯惡道假令不能究竟聖道當復入中譬如
有人犯於逆惡王勅邊臣明旦早時矛刺百
槍日中刺百向冥刺百彼人一日被三百槍

其身皆壞無一完處體痛苦毒甚不可言雖
有此痛比地獄惱百千萬億無數之倍不可
相喻地獄之痛其苦如是也於是頌曰

自犯衆惡牽致斯 毒痛見考而可憎
觀此苦惱當諦思 常勤精進速成道

明

其修行者立是學地當除歡喜堅固其心若
志輕舉當自制止譬如御者將抑馳車於是
頌曰

喻若燒炭火 未曾有休息 常遭此苦痛
晝夜酷無量 以利諸矛戟 見刺百倍痛

計此衆惱苦 不比獄毛痛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身今者未脫此患不當歡欣如是自制不復輕戲若立斯者則能專行入于善法行者爾乃戰慄驚恐夙夜不違其法於是頌曰

觀衰耗若斯 如樹果自傷 且觀罪塵勞 積之如太山 見是穢濁苦 人犯墮惡道

專精在修行 棄歡及調戲

觀於惡道窈冥苦 而佛經法照如日 以獸衆患順講此 依鈔經卷除輕慢

勸悅品第二十

承慧德度泉 道成清爲流 其智常飲此 脫以法甘露 厭水而無盡 猶窮漏不斷 願歸智慧種 道德以具足 其以羸弱者 承學意自達 造度定意便 立志法禪思 其佛天中天 行權善方便 現無量智慧 身心歸稽首

假使修行發羸弱心心自念言我得善利脫于八難得閑自在吾以還遇一切智師而身歸命其法無欲衆僧具成吾已梵行種道有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册

成者或向道者衆人墮邪我順正道餘人行
反吾從等行今我不久爲法王子天上人間
歎戒德香不匿其功德得不熱惱爾乃安隱
服解脫味日當飽滿獲救濟安度子惡路無
有恐懼乘于寂觀入八道行致無恐難趣泥
洹城以是自勸遵奉精進於是頌曰

修行設羸弱 常僥遇法利 吾得歸世尊
正法及衆僧 方便歡喜心 以勸羸弱意
常專思遵奉 是謂爲修行 初學及成道
人難如叢樹 以離於邪徑 便立在正路

戒德以爲香 譬如林樹熏 忽然而解脫
得道則普現

而從佛生經法樹 因衆要鈔如採華
正法須更有懈怠 欲令自勉故說是
修行道地經卷第四

修行道地經卷第五

明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行空品第二十一

各自名人物 悉知其本號 曉衆生微苦
如蓮華根絲 以審諦觀故 無有吾我想

明五

人常不計身 願禮無著尊 其光照於世
如明冥室 厥心之所覩 一切無固要
我歸命彼覺 其心行平等 察諸天及人
常見如空人

設修行者有吾我想而不入空則自剋責吾

衰無利用心罣礙不順空慧樂吾我想憂感
自勉誘心至空或試其志誘之向定因至本
無三界皆空萬物無常有是計者諫進其心
今不放逸於是頌曰

其不解空有我想 志則動起如樹搖

勸進厥心向空無 不久當獲至本淨

譬如國王而有俳兒其俳母終持服在家王
欲聞說使人召之王欲相見俳自念言吾有
親老適見背棄今王嚴急若不往者當奪我
命或見誅罰母雖壽終無他基業宜當應之

不違尊命佯作俳戲得王歡心強自伏意制
於哀感不復念母則自莊嚴和悅被服便往
奉現外佯嘲說令王歡喜退自思念遭於母
喪心中悲感如火燒草嗚呼痛哉何忍當笑
適罹重喪竊畏國王即制哀心如水澆火遂
復俳戲稍忘諸憂戲笑益盛令王踴躍其修
行者亦當如是誘進道心使解空無除吾我
想因是習行遂入真空於是頌曰
譬如王有俳 身遭重憂喪 佯笑除憂感
心遂歡喜悅 修行亦如是 稍誘心向空

照耀近慧明 志定不動轉

是故行者當順空教設試其心或中亂者起
吾我想則自思惟譬如有人合集草木明五用
作筏欲渡廣河其水急暴漂而壞筏吾誘進
心從來積日勤苦二叵言亂志卒起違其專精
有吾我想於是頌曰

譬如合集草木筏 山川江河漂之壞
愛樂之河急如是 意念于寂則向空
譬如夏月暑焦草木得霖雨時便復茂生五
穀豐盛吾思惟空則無吾我設不思惟便興

身想於是頌曰

譬如於彼霖雨時 諸枯草木悉茂生

設使修行思惟空 則捐吾我無想念

修行自念吾所以坐欲求滅度實事叵失設

有我者可方求之而然本空無有吾我今欲

分別身之本無我何所是寧有身乎於是頌

曰

其處我想解乃覺 常諦觀之爲本無

設使隨俗不自了 若如冥中追于盲

其修行者退自思惟有身成我衣食供養有

餘與他是爲吾我計本悉空假使有難先自

將護然後救他若捨身已復有餘患則當追

護人一切貪皆猶身興無復他計是故知之

身爲吾我於是頌曰

諸貪財色皆爲身 設有恐難先目護

明五

永不顧人唯慕已 是故俗人爲吾我

三

修行自念當觀身本六事合成何謂爲六一

曰地二曰水三曰火四曰風五曰空六曰神

何謂爲地地有二事內地外地於是頌曰

地水火風空 魂神合爲六 身六外亦六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佛以聖智演

何謂身地身中堅者髮毛爪齒垢濁骨肉皮
革筋連五臟腸胃屎穢不淨諸所堅者是謂
身地於是頌曰

人身積之若干種 髮毛爪齒骨皮肉

及餘體中諸所堅 是則謂爲內身地

彼修行者便自念言吾觀內地是我身不神
爲著之與內合乎身合爲異吾我別乎當觀
剃頭下鬚髮時著於目前一分髮百反心
察何所吾我設一毛我安置餘者若毛悉是

斯亦非應爲若干身又除鬚髮從小至長亦
難計量若持著火燒其髮時身當便亡髮從
四生一曰因緣二曰塵勞三曰愛欲四曰飲
食計是非身則無吾我髮衆緣合我適有一
髮墮在地設投於火若捐在厠以足蹈之於
身無患在於頭上亦無所益以是觀之在頭
在地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頭上雖多髮 增減亦無異 設除及與在
亦不以爲憂 諦觀察是已 則無有吾我
是故分別了 各各無有身

假使彼髮爲吾我者如截葱薤後則復生以是計之當復有我所以者何其葱薤者自毀自生一切皆空非吾無我假使鬚髮與神合者如水乳合猶尚可別設使鬚髮有吾我者初在胎中受形識時都無髮毛爾時吾我爲在何許後因緣生以是知之髮無吾我髮生不生若除若在計無有身以是觀之草苗及髮一無有異於是頌曰

假使鬚髮有吾我 便是可見如葱薤
身由芻草剉斬之 觀體與草等無異

其修行者思惟如是本無有吾今不見我曉了若斯一壞狐疑如髮無我一切亦然髮毛爪齒骨肉皮膚悉無所屬諦觀如是地無吾我我不在地於是頌曰

身髮種類無吾我 分別體肉百千段

於中求之無有身 譬如入水而求火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求內地都無吾我當察外地儻有吾我依外地耶何謂外地與身不連麤強堅固離於人身謂爲上地山巖沙石瓦木之形銅鐵鉛錫金銀鍮石珊瑚琥珀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碑礫碼碯瑠璃水精諸樹草木苗稼穀物諸
所積聚於是頌曰

山巖石瓦地樹木 及餘諸所有形類

其各離身衆殖生 是則名曰外地種

其修行者觀於外地則知內地無有吾我所

以者何內地增減則有苦毒明五尚無有身五何況

外地當有體耶設有破壞斷截燒滅墜掘割
裂不覺苦痛寧可謂之有吾我乎故外內地
皆無所屬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譬如內地無吾我 何況在外而有者

以觀無我等無異 省之同空而不別
何謂爲水水爲在我我爲在水水有二事內
水外水何謂內水身中諸軟濕膩肪膏血脉
髓腦涕淚涎唾肝膽小便之屬身中諸濕是
謂內水於是頌曰

肝膽諸血脉 及汗肪之屬 涕淚諸小便
身中諸濕者 散體有柔軟 與神不相連
通流遍身中 是謂爲內水

其修行者涕淚在前諦觀視之以木舉之我
著此乎假使依是日日流出棄捐滅沒朽之

在外不計是我亦不護之假使木擎有吾我者盛著器中以何名之如是觀者諦知無身所以者何計於形體無有若干以此之比水種衆多水則無我內外亦爾於是頌曰

假使我如水 水消我則滅 如身水消長

我者亦應爾 如棄體中水 不貪計是身

諦觀如是者 則無有吾我

其修行者復更省察以見內外無有吾我當觀外水爲有我耶我依外乎何謂外水不在己者根味莖味枝葉華實之味醍醐麻油酒

醬霧露浴池井泉溝渠澇水江河大海地下諸水是謂外水於是頌曰

地上諸可名水者 及餘衆藥根莖味與身各別不相連 是則謂之爲外水

其修行者諦觀外水分別如是而身中水尚

明五

無吾我有所增減令身苦痛何況外水而有

六

身乎設有取者於己無損若有與者於身無益以是觀之此內外水等而無異所以者何俱無所有於是頌曰

身中諸水無吾我 設有苦樂及增減

如是外水豈有身 苦樂增減而無患

今當觀察諸火種火有我耶我著火乎何謂
爲火火有二事內火外火何謂內火身中溫
燬諸熱煩滿其存命識消飲食者身中諸溫
此爲內火於是頌曰

身中諸燬消飲食 溫和存命諸熱著

是則體分及日光 斯謂名之爲內火

其修行者當作等觀身中諸溫或熱著頭或
在手足脊脅腹背也如是觀者各各有異計
人身一不應有我諦視如是則無所屬是爲

內火於是頌曰

分別計人身 心察火無我 所處若干種
各各不見我

其修行者便自思惟吾求內火則無有身當
觀外火爲有我乎我依火耶何謂外火與身

不連謂火及切五燬溫熱之屬日月星宿七所出光

明諸天神宮地岸山巖鑿石之火衣服珍琦
金銀銅鐵珠璣瓔珞及諸五穀樹木藥草醃
醐麻油諸所有熱是謂外火於是頌曰

日月燄光及星宿 下地諸石光熱者

及餘一切諸溫煖 是則名曰爲外火

其修行者思惟外火所覩如是則知外火不可稱數火有二事有所燒煮火在草木不焚草木所處各異設外火中有吾我者則不別異以故知之外火無身亦不在彼內火外火俱而無異所以者何等歸于空於是頌曰
所以有此火 唯燒熱炊熟 山巖諸石子
所積聚如是 各各所在異 熾然不一時
外火爲若此 是故知無我
今當觀察諸所風氣爲有我乎我在風耶何

謂爲風風有二事內風外風何謂內風身所受氣上下往來橫起脅間脊背腰風通諸百脉骨間之風掣縮其筋力風急暴諸風興作動發則斷人命此謂內風於是頌曰

戴身諸風猶機關 其斷人命衆風動

喘息動搖掣縮體 是則名曰爲內風

其修行者嘗作是觀此內諸風皆因飲食不時節起及餘因緣風不空發風若干種步步之中各各起滅於彼求我而不可得以是言之求於內風而無吾我於是頌曰

人身動風及住風 計若干種從緣起

此各殊異非有我 是故內風而無我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今求內風則無有我當
復察外何謂外風不與身連東西南北暴急
亂風飄風冷熱多少微風興雲之風隨藍動
風成敗天地及持水風是謂外風於是頌曰

明王

四方諸風及寒熱 隨藍之風亦成敗

持雲塵清并飄風 是則名曰為外風

其修行者觀風如是則自念言外風不同或
大或小或時中適或時盛熱持扇自扇若有

塵土而拂拭之急疾飄風則斷擎人隨藍之
風立在虛空天地壞時拔須彌山兩兩相搏
皆令碎壞舉下令上飄高使墮相擔碎敗皆
使如塵計身有一無有大小外風既多又復
大小觀內外風等無差特所以者何俱無所
屬於是頌曰

若使熱扇除汗暑 人身中風及隨藍

虛空衆風亦無我 是則名曰為外風

其修行者皆能分別了此四大雖爾未捨不
解身空所在作為輒計有身亦言有吾以觀

本無計內四種及外四種俱等無異色痛想
行識則爲猗內亦無所猗所以者何其心意
識而不在內痛想行識亦不與身四大相連
於是頌曰

當觀察此四種分 其無慧者常懷疑

明五

色痛行識不連內 安當想著外四種

九

其修行者假使狐疑當觀本無能解其相則
知如審譬如種樹而生果實非是本子亦不
離本一切如是因獲四大如有五陰則在胞
胎成心精神形如濁酪則生息肉稍稍而成

小兒之身從少小身便至中年是若干種本
從胎起既成就身非初合身亦不離初始從
胎精稍稍成形至於中年精神所處四種之
變漸漸日長以觀本無則無有我等無差特
四種法爾精神所處漸漸成體其無精神亦
轉長大於是頌曰

內猶心生實 如樹從子出 心如樹因果

外種亦如是 其身法亦然 因心念衆想

厥外種無意 安能有衆想

譬如外種或有出金後有工師或出銅鐵或

出鈇錫或出銀者或出鍤石碑礪碼礪瑠璃
水精珊瑚琥珀碧玉金剛金精衆寶其於外
種出於如是輩琦瓊珍異計身內種胎中始
生若二肉搏名爲眼相其目中光有所見者
名曰爲精目中黑瞳因于內精得見外形內
外相迎然後爲識識何所興謂痛想行若如
從目生痛想行耳鼻身口意亦復如是內外
諸種等亦無異從內諸種心痛想行本從內
起不由于外於是頌曰
有諸於外種 用出金銀故 內種亦如是

二肉搏成眼 從眼想覩色 因色而成識
由心起衆想 內自在號識
其修行者儻有是疑所謂內種頗有踰者所
謂內中之內或有覺言朦瞋之人不聞不了
其心反邪入於貢高所見身者則是吾我所
爲有體我或在內觀他人身亦如是也所覩
如斯不能超踰弗解人身四大五陰及諸衰
入因號之身我所他人計此內外凡俗言耳
如俗所言吾欲從之設不從者儻有諍訟學
道之人未曾計形於是頌曰

我寧有勝乎 能起內我耶 愚駭亦如是
無慧隨邪見 言語有增減 凡俗所說耳
智慧除是知 分別無特異
其修行者見知了了成清淨慧設使內種是
我所者常得自在當制訶之進退由人所以
知之無我者何不得自在感於衰老鬚髮自
白爪長齒落面皺皮緩顏色醜變筋脉爲緩
肉損傷骨風寒熱至相錯不和體血濁亂計
外四大亦復如是或有掘地山崩谷壞地水
火風或增或損用不自在是故無身猶此知

之內外諸種無吾非我於是頌曰
生老病死至 猶尚不自在 外地亦如是
崩掘常增減 內眾事成身 外種亦若干
如實正諦觀 則知無吾我
修行自念我心云何從久遠來四大悉空反
謂我所譬如夏熱清淨無雲遊於曠澤遙見
明五
野馬當時地熱如散炭火既無有水草木皆
枯及若沙地日中燄盛或有賈客失眾伴輩
獨在後行上無傘蓋足下無履體面汗出脣
口焦乾熱炙身軀張口吐舌劣極甚渴四顧

望視其心迷惑遙見野馬意爲是水謂爲不
遠似如水波其邊生樹若干種類鳬鴈鴛鴦
皆遊其中我當至彼自投沉底復出除身中
垢熱及諸劇渴疲極得解爾時彼人念是以
後盡力馳走趣於野馬身劣益渴遂更困頓
氣乏心亂即復思惟我謂水近走行數里水
不知至此爲云何本之所見實是河水吾自
惑乎遂復進前日轉晚暮時向欲涼不見野
馬無有此水心旣覺之是熱盛炎之所作耳
吾用渴極遙見野馬反謂是水於是頌曰

遙見日盛燄 謂是流水波 以渴困極故
意想呼是河 時暮遂向涼 更諦察視之
乃知是野馬 吾惑謂爲水
修行自念吾本亦然渴於情欲追之不息著
終始愛還自焦然迷爲疑想癡網所蓋野馬
見惑吾從久遠唐有是心貪著于我謂是吾
所今已覺了所觀審諦身所想見斯已除矣
今觀六分無有吾我觀一毛髮永不見有也
沉於體中毛中諸物解身一毛有若干說沉
當講論一切地乎於是頌曰

自觀其身謂是我 愚渴見燄亦如是

知此六分非我所 有是心者謂合德

其修行者當復思惟愚者不明發心生想是

吾斯我彼意所念衆想邪行初起謂念後起

謂行思是然後心中風動令口發言倚四大

身計吾有我是事皆空無吾無我唯是陰種

諸入之根是故有身因號名人男子丈夫萌

類視息載齒之種志從內動因風有聲令舌

而言譬如大水高山流下其震動暢逸行者

聞之亦如深山之響呼者即應人舌有言本

從心起亦猶如是於是頌曰

依倚諸種想衆法 本從邪思起意念

因長成身有言說 出若干義如山川

其修行者當復自念是四種身無吾無我轉

相憎害譬如有人財富無數而有四怨四怨

念言此人大富財寶不訾田地舍宅器物無

量奴婢僕從無所乏少宗室親友皆亦熾盛

吾等既貧復無力勢我輩不能得報此怨當

以方便屈危斯人當以何因成其方便常親

近之乃可報怨爾時四怨詐往歸命各自說

言我等爲君趣走給使當如奴客所欲作爲
願見告勅其人即受悉親信之令在左右四
怨恭肅晚卧早起竦慄又手諸可重作皆先
爲之不避劇難爾時富者見彼四怨恭敬順
從清淨言和卑下其意心甚愛之謂此四人
是吾親友明五莫踰卿者所在坐席輒歎說之是
吾親友亦如兄弟子孫無異是輩所興有可
作爲吾終不違有是教已食飲同器出入叅
承於是頌曰
親近無數使 除慢不逆命 卑下如家客

順意令歡喜 怨安能行此 是等爲本讎
在世有嫌結 依之如親友
爾時富者親是四怨心未曾踈然後有緣與
斯四人從其本城欲到異縣自共竊議此人
長夜是我重讎今者在此墮吾手中既在曠
野無有人民此間前後所傷非一也今斯道
路離城懸曠去縣亦遠前後無人邊無候望
亦無放牧取薪草人射獵之者也今正日中
禽獸尚息況人當行今甚可危於時四怨捉
富者髮撲之著地騎其背上各陳本罪一怨

言曰某時殺我父第二人言卿殺我兄第三人言汝殺我子第四人言汝殺我孫今得卿便段段相解當斷其頭解解斬之自省本心曾所作不皆思惟之今汝亡命至閻羅王獄爾時富者爾乃覺耳是我怨家反謂親友初來附吾吾愛信之食飲好樂不為恡惜視之如子吾所欲得悉著其前久欲害我但不覺耳今捉我頭撲之在地陳吾萬罪截吾耳鼻及手足指剥皮斷舌今諦知卿是我仇怨於是頌曰

其人相隨交 怨家像善友 口輒心懷毒
如灰覆盛火 現信無所持 剥吾如屠羊
其人爾乃覺 是怨非親友
修行如是等觀此義吾本自謂地水火風四
事屬我今諦察之以為覺知是為怨家骨鎖
相連所以者何身水增減令發寒病有百一
苦本從身出還自危已也若使身火復有動
作則發熱疾百一之患本從身出還復自危
也風種若起則得風病百一之病地若動者
眾病皆興是為四百四病俱起也是四大身

皆是怨讎悉非我許誠可患猷明者捐棄未
嘗貪樂於是頌曰

火本在於木 相槩還自然 四種亦如是
不和危其身 明人常諦觀 省察其本無
是內四大空 此怨何為樂

其修行者自思惟念吾觀四種實非我所當
觀空種為何等類空者有身身為有空何謂
空種空有二事內空外空何謂內空身中諸
空眼耳鼻口身心胃腹腸胃孔竅臭穢之屬
骨中諸空眾脉潤動是輩名曰為內空也於

是頌曰

如蓮華諸孔 體空亦如斯 骨肉皮動潤
身內空無異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身中諸孔皆名曰空不
從此空而起想念不與空合所以者何意從

心起意意相續本從對生其意法者當自觀

明五

十五

心觀他人心心亦空無無所依倚以三達智
察去來今皆無所有若干方便省於內空永
不見身是故內空而無吾我於是頌曰

觀於內種何所在 永不得見如毛塵

是故身空心意識 譬如冥影但有名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以見內空悉無所有當
復觀外爲何等類爲有我乎我依之耶何謂
外空不與身連無像色者而不可見亦弗可
獲無有身形不可牽制不爲四種之所覆蓋
因是虛空分別四大而依往反出入進退上
下行來屈伸舉動下深上高風得周旋火起
山崩日月星宿周匝圍繞得因而行是爲外
空於是頌曰
不見其色像 能忍無罣礙 衆人因往還

屈伸及動作 衆水所通流 日月風遊行
山崩若火起 是謂爲外空

其修行者諦觀如是而身內空尚非吾所況
復外空而云我乎執心專精內外諸空等無
有異所以者何無苦樂故也不可捉持無有
想念已無心意無有苦樂不當計我於是頌
曰

是身中諸空 計體了無我 何況於外空
當復計有耶 察於內外空 悉等無差別
以不與苦樂 離於諸想念

今當觀察心神之種心有我我依心神耶何
謂心神心神在內不在外心依內種得見外
種而起因緣神有六界眼耳鼻口身心之識
也彼修行者當作是知目因色明猶空隨心
以是之故便有眼識於是頌曰

因內諸大種

明五

及外眾四分

十六

如兩木相鑽

火出識如斯

耳鼻身口意

分別成六事

色爲罪福主 是名曰諸識

其眼識者不在目裏不在目外色色不與眼
而合同也亦不離眼從外因色內而應之緣

是名識於是頌曰

譬如取火燧

破之爲百分

而都不見火

觀火不離木

其諸識之種

計之亦若斯

因六情有識

察之不可別

譬如有王上在高樓與羣臣百僚俱會未爲

王時在於山居爲仙人子羣臣迎之立爲國

王未曾聽樂聞鼓篳篥琴瑟之聲其音甚悲

柔和平妙得未曾有願謂羣臣是何等聲其

音殊好於是頌曰

如仙人王在閑居

來在人間聞琴聲

其王爾時問羣臣 是何音聲殊乃爾

羣臣白王大王未曾聞此音耶於是頌曰

羣臣報王曰 王未曾聞此 如王見試者

臣不宣惡言

王告羣臣言吾身本學久居雪山爲仙人子

其處閑居與此差別以故不聞於是頌曰

王以本末爲臣說 止在閑居法爲樂

遊于獨處故不知 不能分別此音聲

爾時傍臣前啓王曰大王欲知是名曰琴於

是頌曰

王未曾聞此 不解音所出 臣言人中尊
是者名曰琴

王告傍臣便取琴來吾觀之何類即受勅命
即持琴來王告之曰吾不用是取其聲來傍
臣報曰是名曰琴當興方便動作功夫乃有
音耳何緣舉聲以示王乎於是頌曰

其王有所問 羣臣皆答曰 其聲不可獲
無有自然音

王問羣臣興何功夫而令有聲羣臣白王此
名曰琴工師作成既用燥材加以筋纏以作

成竟復試厥音令不大小使其平正於是頌
曰

治用燥材作斯琴

覆以薄板使內空

復著好絃調其音

然後爾乃聲悲和

臣啓王曰鼓琴當工撓節相和不急不緩不

遲不疾知音時節解聲麤細高下得所既曉

賦誅歎詠之聲歌不失節習於鼓音八音九

韶十八之品品有異調其絃之變四十有九

於是頌曰

其音而悲和

宣暢聲逸殊

四部鼓柔輒

能歌皆通利

曉了詩賦誅

若如天伎樂

得如是人者

鼓琴乃清和

羣臣白王如此師者調琴絃聲爾乃悲快如

向者王之所聞聲以滅盡矣不可復得設人

四方追逐其音求之所在而不可獲王謂羣

臣所謂琴者

明五

無益於世無有要矣是謂爲琴

十八

令無數人放逸不順爲是見欺迷惑於人取

是琴去破令百分棄捐于野於是頌曰

若干功夫成其音

是爲虛妄迷惑俗

假使無鼓聲不出

煩勞甚多用是爲

其修行者作是思惟譬如彼琴與若干功爾
乃成聲眼亦如是無風寒熱其精明徹心不
他念目因外明所覩色者無有遠近色無細
微亦不覆蓋識非一種因是之緣便有眼識
於是頌曰

如琴若干而得成 聲從耳聞心樂之

無有衆病目精明 設無他念名眼識

所從因緣起眼識者其緣所合無常苦空非
我之物因從眼識而致此患設有人言有常
樂命是我所者是不可得此爲虛言安可自

云眼識我所以是知之身無眼識也眼識無
常心識所想亦復如是審諦觀者知其根本
一切諸法皆非我所譬如御車擣取芭蕉之
樹一葉謂之爲堅在手即微次第擣取至其
根株無一堅固亦不有要安能令剛也修行
如是從初發意時觀其毛髮爲是我所爲在
他所審觀如是察其頭髮一切地種水火風
空并及精神視察無身如吾曾聞日入夜冥
有人獨行而無月光遂至中夜遙察見樹謂
之爲賊如欲拔刀張弓執戟危我不疑心懷

明五

十九

恐怖不敢復前舉足移動志甚愁感惱不可
言天轉向曉星宿遂沒日光欲出爾乃覺知
非賊是樹其修行者當作是觀我自往昔愚
癡所蓋謂有吾身及頭手足脅脊胃腹諸所
合聚行步進止坐起言語所可作爲稍稍自
致學問曉道智慧聰明愚癡之冥遂爲淺薄
爾乃解了無有吾我骨鎖相連皮革裹纏因
心意風行步進止卧起語言有所作爲於是
頌曰

有人冥行路 望見樹謂賊 愚人亦如是

見身計有我 明無吾我人 積聚事成體
骨鎖諸孔流 因心神動風
吾曾聞之昔有一國諸少年輩遊在江邊而
相娛樂以沙起城或作屋室謂是我所各各
自護分別所爲令不差錯作之以竟中有一
子即以足觸壞他沙城主大瞋恚牽其頭髮
以拳打之舉聲大叫其壞我城仁等願來助
吾治罪眾人應聲悉往佐助而撾治之足踏
其身汝何以故壞他人城其輩復言汝破他
城當還復之共相謂曰寧見此人壞他城不

其有効者治罪如是各自在城而戲欣笑勿復相犯於是頌曰

小兒作沙城 觸之皆破壞 戲笑而作之
謂爲是我所 各各自懷心 是吾城屋界
而已娛樂中 如王處國宮

雨時小兒娛樂沙城謂是我所將護愛之不
明五
令人觸日遂向冥各欲還家其心不戀不顧
沙城各以手足踏壞之去而歸其家於是頌
曰

小兒積沙以作城 在中娛樂盡黃昏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日適向冥不戀慕 即捨其城還歸家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吾未解道計有吾我恩
愛之著並護身色老病將至無常對來忽盡
滅矣今適捨色心無所樂以智慧法分別散
壞四大五陰今以解了也痛想行識諸入之
衰皆非我所如今五陰非身所有過去當來
現在亦然其觀死生以如是者便能具足得
至脫門欲求空者順行若斯於是頌曰
其有習欲者 不捨恩愛著 普自將護身
如人奉敬親 若離於情欲 如月蝕光明

第一二八冊

知身如沙城 不復計吾我

其修行者見三界空不復願樂有所向生何

謂無願而向脫門所有境界姪怒癡垢假使

起者制而不隨是謂無願而向脫門無相如

是已了是者謂三脫門其修行者所以專精

唯欲解空於是頌曰

三界不見我 所觀皆為空 安能復求生

一切不退還 設心常思念 無相無願空

如在戰闢中 降伏除賊怨 觀五陰本無

依倚在人身 過去及當來 現在亦如是

積聚勤苦身 一切悉敗壞 明者觀五陰

如水之有沫 若得無相願 觀三界皆空

致三脫安隱 悉度眾苦惱 見吉祥不遠

如掌中觀文 是謂為沙門 無有終始患

省察覺佛諸經法 為求解脫永安隱

義深廣演說總哀 令行者解多講空

修行道地經卷第五

音釋

拏必結切 竿音音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埤音埤切

璜璜音回切 薤薤音戒切 熬熬音高切 俳俳音步切
誅誅音魯切 炊炊音疊切 佯佯音朝切 嘲嘲音竹余章切
瑋瑋音切 瑋瑋音切 瑋瑋音切 瑋瑋音切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明六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神足品第二十二

其心清淨如流泉 與比丘俱猶德華

免苦慧安若涼風 長養佛樹願稽首

明六

應時得寂定 如山不可動 明觀等如稱

除瑕令無穢 以經義寂觀 照耀現世間

斂心自歸命 稽首三界尊

其修行者或先得寂而後入觀或先得觀然後入寂習行寂寞適至於觀便得解脫設先

入觀若至寂寞亦得解脫何謂為寂其心正

住不動不亂而不放逸是為寂相尋因其行

心觀正法省察所作而見本元因其形相是

謂為觀譬如賣金有人買者見金已後不言

好醜是謂為寂見金分別知出某國銀銅雜

者識其真偽紫磨黃金是謂為觀如人刈草

左手捉草右手鎌刈其寂然者如手捉草其

法觀者如鎌截之於是頌曰

其心無瑕穢 不動名曰寂 若心偏省者

斯號謂法觀 手捉草應寂 鎌截之為觀

以是故寂然 微妙得解脫

其修行者觀人骸骨在前在後等而無異開目閉目觀之同等是謂爲寂尋便思惟頭頸異處手足各別骨節枝解各散一處是謂爲觀此骨鎖身因四事長飲食愛欲睡眠罪福之所緣生皆歸無常苦空非身不淨朽積悉無所有是謂爲觀取要言之見而不察是謂爲寂分別其元是謂爲觀於是頌曰

見諸骨鎖不省察 心不濁亂是謂寂
分別其體頭手足 發意欲省是謂觀

其修行者何因專精求入寂然無數方便而逮於寂今取要言而解說之因二事致一惡露觀二曰數息守出入息何謂不淨觀初當發心慈念一切皆令安隱發是心已便到塚間坐觀死人計從一日及至七日或身胼脹其色青黑爛壞臭處爲蟲見食無復肌肉膿血見汚視其骨節筋所纏裹白骨星散甚爲可惡或見久遠若干歲骨微碎在地色如縹碧存心熟思隨其所觀行步進止卧起經行懷之不忘若詣閑居寂無人處結跏趺坐省

彼塚間所見屍形一心思惟於是頌曰

欲省惡露至塚間 往到塚間觀死屍

在於空寂無人聲 自觀其身如彼屍

其修行者設忘此觀復往重視還就本座作

無常觀出入進止未曾捨懷夙夜不懈一月

一秋復過是數專精不廢經行坐起寢覺住

止若獨若衆常不離心疾病強健常以著志

不但唯以此無常苦空非身為定也所觀如

諦不從虛妄於是頌曰

察因緣觀若忘者 重到塚間觀視之

不但專觀無常苦 不轉其心省如見

如在塚間所見屍形一心思念初不忘捨觀

身亦然觀死人形及吾軀體等無差特若見

他人男女大小端正好醜裸形衣被莊校瓔

珞若無嚴飾一心察之死屍無異用不淨觀

得至為寂爾時修行常察惡露明六譬如衆流悉

歸於海於是頌曰

我身死屍及大小 見其惡露等無異

心常專精未常捨 譬如衆流入于海

爾時修行心自念言已得自在心不違我不

復爲惑即時歡喜以能甘樂致於奇特堅立
秉心不復隨欲若見女人謂是骨鎖非爲好
顏察如審諦本所習欲以爲瑕穢離於情色
不造衆惡是第一禪棄捐五蓋具足五德離
諸思想遠衆欲澹不善之法其心專念靜然
一定而歡喜安行第一禪是謂爲寂澹然之
法求之若此因惡露觀於是頌曰
志自在如弓 心心相牽挽 觀女人皮骨
制意不隨欲 離瑕心清淨 身脫於衆惡
在世得自在 歡喜得禪定

是第一禪續在穿漏諸漏未盡如是行者住
第一禪故爲凡夫計佛弟子故立在外未應
入室如外仙人遠離於欲終始不斷非佛不
子修行如是求第一禪甚亦難致其餘三禪
稍前轉易譬如學射遙立大準習久乃中習
不休息工則析毛初學一禪精勤乃致其餘
三禪學之易易於是頌曰
其學第一禪 精勤甚難致 其餘三禪者
方便遂易至 譬如學射法 初始甚難中
以能中大準 閉目破一毛

若第一禪寂然致 故是凡夫當訶教

非佛弟子在界外 以離愛欲似仙人

其修行者已得自在順成四禪欲得神足觀

悉見空省諸節解眼耳鼻口頂頸脅脊手足

胷腹及諸毛孔若如虛空作是觀已自見其

明大

身節節連綴如蓮華本猶根諸孔觀如虛空

然後見身譬如革囊漸察如是便離形想唯

有空想以得空想無復色想或習空想續見

其體但無所著也欲觀身者則自見之欲不

觀者則亦不見欲觀虛空則而見之欲不觀

者則亦不見體心俱等意在其內如乳水合

心不離身身不離心堅固其志以心舉身令

去其座專心在空如人持秤令秤鎚等正安

銖兩斤平已後平舉懸秤修行如是自覺其

形專心念空於是頌曰

其有修行者 神足飛如天 觀身諸骨節

毛孔皆為空 已離不計吾 專念想樂空

如大秤量物 舉身亦如是

其修行者習行如是便得成就初舉身時去

地如蟻轉如胡麻稍如大豆遂復如棄習舉

如此至于梵天乃到淨居諸天之宮通徹須彌無所拘礙入地無間出而無孔遊於空中坐卧行住身上出火身下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從諸毛孔現若干光五色之耀如日明照能變一身以爲無數化作牛馬龍象驪驢駱駝虎狼師子無所不現發意之頃普遊佛界旋則尋還是神足界通達之變是神足者因四禪致其四禪者因不淨觀數息致之是故修行當念惡露數息思定於是頌曰
因習學輕舉 如風無罣礙 身踊至梵天

悉觀諸天宮 飛行在虛空 如雲無禁制
入地如入水 在空如處地 從身自出火
若如日光明 身下雨其水 如月降霜露
專精得神足 自在無所礙 欲得捫梵天
自恣何況餘 欲至他方界 輕舉即能到
釋擲金剛疾 往反亦如是 自在如變化
能現無數形 如釋娛樂幻 樂神足亦然
遊于佛經甘露池 亦如大象入華泉
總說其義如本教 故歎詠是致神足
數息品第二十三

其威神耀踰日光 德猷巍巍過天帝
顏色端正如月滿 消除衆冥滅諸垢
口說法言如甘露 出語殊妙兼十善
篤信合俱歸最尊 願稽顙佛無等倫
觀採諸經如入海 以獲禪定無穿漏
敢可計數佛弟子 是故稽首最勝安
其修行者自惟念言何謂無漏至第一禪何
謂名之世尊弟子若修行者在禪穿漏當發
是心我得一禪故爲穿漏以穿漏行第一之
禪得生梵天在上福薄命若盡者當墮地獄

餓鬼畜生及在人間計此之輩雖在梵天諦
視是比不免惡道凡夫之類也所以者何未
解脫故於是頌曰

設使始學得漏禪 其修行穿如漏器
雖生梵天當復還 如雨綵衣其色變

明六

六

譬如國王有一大臣而犯重事先考治之五
毒並至却乃著械閉在深獄令衣弊衣給以
麤食草蓐爲牀莫令家人得入相見使房近
廁臭穢之處吏受教已即承王命考治如法
其人往時有小功夫施恩於王王思念之遣

告獄吏放出其人恣之四月自在娛樂與眷屬俱而相勞賀竟四月已還著獄中於是頌曰

譬如王臣犯王法 王念故恩使出獄
恣意所欲相娛樂 然後還閉著獄中

獄吏受教如王勅告其人得脫沐浴服飾與諸羣從俱出遊觀五欲自恣也雖相娛樂心退念之今與羣從五欲自恣云何捨是當還就獄三時歎息當復考治著於弊衣麤食卧草與小人俱共止一處何一痛哉當為蚤蠹

蚊蚋見食在中可惡夏則盛熱冬則慘寒鼠夜鳴走冥冥如漆垢穢不淨流血覆地鬚髮撩亂拷治百千或有剋耳而截鼻者或斷手足穢濁不淨若在塚間惱不可言當與此輩瑕穢俱處於是頌曰

竟夏四月其臣念

明六

與親愛俱而歡樂

七

憂當還獄諸考治

遭厄之惱不可量

當復更見諸罪繫囚其犯禍者作事不道而姪盜竊劫人男女焚燒人家及諸穀積以毒害人喜行輕慢或殺男女及為屠牛掠諸丘

聚縣邑城郭念國家惡當復見此五毒拷笞
手脚耳鼻爲血所污或見斫頭瘡痍裂壞膿
血漏出或被重拷身體腫起無數之蠅皆來
著身在地卧極若如鷄猪或新入獄面目手
足悉爛傷腫驚惶憔悴愁不可言住不敢動
或羸瘦而骨立顏色醜陋譬如餓鬼或久在
獄以氣肥腫頭亂爪長或有在中日日望出
或有自念我在獄中無有出期不復悵悵其
新來者或見絞殺或考或繫或口受辭或以
結形或與死人同一牀蓐或牽出之卧著溷

上或行道地不大見考於是頌曰

惡人甚衆多 瑕穢可憎惡 與愚而俱止
譬如與猪會 涕呻哭泣下 苦如鬼同塚
是大臣愁憂 何忍重入獄

此諸罪囚在刑獄中各各談說國王盜賊或
說穀米飲食之屬華香妓樂男女之事或說
山海行故之事或說他國摶掩之事或嗟歎
王所積之行或說王惡治國不政賊來攻伐
如是失國或言王崩當有新立而出大赦去
人懷軀如是在產獄囚得脫若城失火多所

焚燒獄門得開我等得脫或共議言若見瑞
怪鳥鵲來鳴倚獄門住獄戶作聲夢見上堂
及上高山又入龍宮墮蓮華池乘舟渡海自
觀不久免一切苦於是頌曰

諸犯王法者 談語自勸勉 聚會心歡喜

希望得解脫 明大 如羣牛投谷 墮厄井如是

時大臣思此 無福人甚愁

時臣思念我當云何而復聞此盜賊言談或
有相教若獄吏問當作是答極重拷治不過
二七日軀轉狎習不復大患假使取身段段

解之刀在項上勿妄出言我犯斯過莫說其
處藏匿之家勿牽引人某是伴黨或誘問者
復莫信之獄卒恐汝慎無爲伏若見拷治勿
得驚懷於是頌曰

展轉相勸勉 教人下辭法 思念獄吏問

以何答其言 大臣眷屬俱 復念獄衆苦

習於諸五欲 而心懷憂惱

獄囚相謂卿等不見人捨父母兄弟親屬不
惜身命遠其本國行於荊棘竹林叢樹埜荒
險難不顧其身入海求財吾等不歷勤勞之

苦而致寶物以是之故當忍拷掠令不失財
使他人得於是頌曰

賊劫他人財 所獲非己有 念當不惜命
失財更遭厄

臣自念言吾何忍見獄卒住前叫喚呼人而

自說言我以織女三星明六陂蘭宿生九屬地獄王

二十九日夜中半生卿不聞吾初墮地時國
有衆患擾動不安與諸怪變空有崩音地爲
震動東西望赤四方忽冥鷗鷺烏鵲狐狼野
獸鷄梟在塚間生噉人肉鬼神諸魅鳩桓溷

鬼反足女神悉共欣悅此獄卒生正爲我等
假使長大多害男女從在塚間我等當得死
人血肉及脂髓腦以爲飲食以是之故吾等
護子令壽命長我初生時以有此救故不畏
人於是頌曰

無有慈哀言剛念 其人無欲懷怨結
念獄卒言臣意悲 雖快娛樂憂此惱

獄卒說言吾又便手無所不搏無有比倫安
有勝乎吾身前後以此便手殺無央數男子
女人又斷手足耳鼻及頭以手批眼不用刀

刃住立諸囚擎專握捍羸羸懸頭竹篾勉屈
在於榜牀五毒治之布纏其脂油塗火燒膏
灌髮上放火然之草纏其身以火焚之嚙嚙
割體問其辭對決口截唇剥其面皮口嚼其
指譬如噉菜若鞭撻人竹杖革鞭獄卒喜勇

以針刺指繩絞脅腹纏頭木楔於是頌曰

臣念不樂恐還獄 如是拷治甚可畏

獄卒數來說刑罪 有此憂者不爲安

獄卒有言我無憎愛不喜遊觀聽歌音聲設
有無罪搥鼓兵圍詣於都市吾悉斬頭雖有

勇猛軍陣督將豪貴貢高畏我便手猶碎象
牙剛強逆賊輕慢善人我皆絞其頸父母兄
弟親屬涕泣求哀一時吾不聽之又一子父
喚呼跳梁乃如虎鳴吾折伏之令無有聲於
是頌曰

臣與羣從相娛樂

明大

思念獄卒說罪刑

譬如人飲醇清酒 或有醉喧又歡喜

獄卒又言吾有惡氣眼中毒出張目視人曾
裂頭劈譬如冰裂男女見我莫不懷懷雖有
人形作鬼魅行在於獄門說是已竟便即還

去甫當至是衆惱之患雖在宮殿五欲自娛
安以爲樂於是頌曰

如是之苦惱 不淨瑕穢因 誰當以歡喜

安隱無憂患 如罪囚臨死 求華戴著頭

從王得假然 當復還受報

其修行者目惟念言從梵天還當歸惡道在
胞胎中處熟藏上生藏之下垢染不淨五繫
所縛於是頌曰

修行得漏禪 獲此適中半 則生在梵天
不能久常安 心中念如是 命盡歸惡道

如人假出獄 限竟還受拷

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縷繫足
放之飛去自以爲脫不復遭厄欲詣果樹清
涼池水飲食自恣安隱無憂縲遂竟盡牽之
復還續見捉惱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
言雖至梵天明六當還欲界勤苦如故十一於是頌曰
譬如雀繩繫足 適飛繩盡牽復還
修行如是生梵天 續還欲界不離苦
修行自念我身假使得無漏禪爾乃脫於勤
苦畏道號曰佛子所在飲食不爲癡妄以脫

猶豫在于正道得第一禪經可依怙入正見諦於是頌曰

以得第一禪 無垢廣在行 猶終始難脫
當精進得道

修行自念觀衆生善惡乃至一禪本從骨鎖而獲之耳其形無常苦空非身因四事生於是頌曰

其第一禪因身致 解四大成一心行
無常苦空脫吾我 觀如是者當精進
修行思惟所用察心其心之本亦復非常苦

空非身以四事成皆從因緣轉相牽引而猶禍福心想依形亦歸無常苦空無我從四事成如我受五陰之體空無所有十二連因去來今者亦復如是欲界諸陰色界陰無色之界陰相若斯悉爲羸弱見三界空其根本深及邪無正震動熾然觀無陰者皆爲寂然志在恬怕趣於無爲無他之念依於泥洹爾時心行和順不剛修行如是以見審諦便成阿那舍不復動還究竟解脫欲界之苦於是頌曰

其心思惟悉和順 志所依倚因厥身

了五陰本去來今 皆見空無謂聖賢

修行自念我身長夜為五陰蓋臭處不淨所
見侵欺譬如搏掩凶逆之子取瓶畫之中盛
不淨封結其口以華散上以香熏之與田家
子汝持此瓶至某園觀中盛石蜜及好美酒
住待吾等我各歸家辦作供具相從飲食堅
持莫失顧卿勞價田家子信抱瓶歡喜心自
念言今當自恣飲食娛樂至其園觀不得令
蠅而住其上遂待經時過日中後腹中飢渴

怪之不來憂感歎言日欲向暮上樹四望不
見來者下樹復待須留眾人遂至黃昏心自
念言度城門閉眾人不來今此石蜜美酒畫
瓶以屬我矣當以賣之可自致富先當嘗視
使淨澡手開發瓶口則見瓶中皆盛不淨爾
乃知之諸搏掩子定侵欺我修行如是以觀
聖諦乃自曉了從久遠來為是五陰所見侵
欺於是頌曰
生死載眾生 五陰所侵欺 當更歷苦樂
謂有我人壽 修行五樂欺 然後自見侵

如人得畫瓶 發之知不淨

譬如導師有饒財寶爲子迎婦端正姝好無
有不可甚重愛敬不失其意須臾相離自謂
始終爾時國中道路斷絕計十二年無有來
者後多賁客從遠方至往在比國休息未前
導師語子卿往詣彼市物來還子聞父教愁
憂不樂如箭射心語親友言卿不知我親愛
于妻今父告我遠離捨之當行賁作適聞是
命我心僅裂今吾當死自投水火若上高山
自投深谷於是頌曰

十六

十三

年少親敬妻 愛欲甚熾盛 思父之教命
志懷大憂感 心惱而欲死 云何離愛妻
其子意甚痛 如捕山象絳
親友聞言即報之曰所以生子典知家門四
向求財以供父母假使不勞以何生活設在
天上尚不得安沉於人間耶既聞父命得衆
人諫即悲淚出兩手捶膺便嚴發行於是頌
曰

親友知識悉共諫 則受父教莊嚴行
爲欲所傷如被箭 心懷思婦甚悵恨

心常念婦未曾離懷往至賈莊即尋還國行道歡喜今當見之如是不久也朝暮思婦隨到家已問婦所在於是頌曰

賈作治生行往反 心常懷念所重妻
以到家中先問之 吾婦今者爲所在

其婦念夫心懷愁憂宿命薄祐稍得困疾命在呼吸而體即生若干種瘡膿血流出得寒熱病後得癩疾水腹肝竭上氣體熱面手足腫無夾數蠅皆著其身披髮羸瘦譬如餓鬼卧在草蓐衣服弊壞於是頌曰

其夫一心獨所愛 宿命之殃而薄祐
得無數疾卧著牀 離於好座而在地

於是其夫又問家人吾婦所在婢既慚愧淚出悲泣而報之曰唯賢郎君婦在某閣上尋自上閣見之變色明六未曾有是顏貌醜惡不可目觀古諸所愛欲恩情之意求盡無餘無絲髮之樂志更患厭不欲復見於是頌曰
觀察顏色不貪樂 譬如屍死捐塚間
羸瘦骨立無肌肉 如水没沙失色然
其修行者亦復如是患厭愛欲發惡露觀求

致寂然於是頌曰

其修行者已離欲 厭於五欲亦如是
如見人婦病衆瘡 無央數疾卧著牀

何謂修行數自守意求於寂然今當解說數
息之法何謂數息何謂爲安何謂爲般出息
爲安入息爲般隨息出入而無他念是謂數
息出入何謂修行數息守意能致寂然數息
守意有四事行無二瑕穢十六特勝於是頌
曰

其修行者欲求寂 當知安般出入息

無有二瑕穢四事 當有奇特十六變
何謂四事一謂數息二謂相隨三謂止觀四
謂還淨於是頌曰

當以數息及相隨 則觀世間諸萬物
還淨之行制其心 以四事宜而定意

何謂二瑕數息或長或短是爲二瑕捐是二

明六

十六

事於是頌曰

數息設長短 顛倒無次第 是安般守意
棄捐無二瑕

何謂十六特勝數息長則知息短亦知息動

則知息和釋即知遭喜悅則知遇安則知
心所趣即知心柔順則知心所覺即知心歡
欣則知心伏即知心解脫即知見無常則知
若無欲即知觀寂然即知見道趣即知是爲
數息十六特勝於是頌曰

別知數息之長短 能了喘息動身時
和解其行而定體 歡悅如是所更樂
曉安則爲六 志行號曰七 而令心和解
身行名曰八 其意所覺了 因是得歡喜
制伏心令定 自在令順行 無常諸欲滅

當觀此三事 知行之所趣 是十六特勝

何謂數息若修行者坐於閑居無人之處秉
志不亂數出入息而使至十從一至二設心
亂者當復更數一二至九設使亂者當復更
數是謂數息行者如是晝夜習數息一月一
年至得十息心中不亂於是頌曰

自在不動譬如山 數出入息令至十
晝夜月歲不能止 修行如是守數息
數息已定當行相隨譬如有人前行有從如
影隨行修行如是隨息出入無他之念於是

頌曰

數息意定而自由 數息出入爲修行
其心相隨而不亂 數息伏心謂相隨
其修行者已得相隨爾時當觀如牧牛者住
在一面遙視牛食行者若茲從初數息至後
究竟悉當觀察於是頌曰

明六

十六

如牧牛者遙住察 羣在澤上而護視
將御數息亦如是 守意若彼是謂觀
其修行者以成於觀當復還淨如守門者坐
於門上觀出入人皆識知之行者如是係心

鼻頭當觀數息知其出入於是頌曰

譬如守門者 坐觀出入人 在一處不動
皆察知人數 當一心數息 觀其出入息
修行亦如是 數息五還淨

何謂數息長適未有息而預數之息未至鼻
而數言二是爲數長於是頌曰

尚未有所應 而數出入息 數一以爲二
如是不成數

何謂數短二息爲一於是頌曰
其息以至鼻 再還至於齋 以二息爲一

是則謂失數

何謂數息而知有長其修行者從初數息隨息遷疾而觀察之視厥所趣知出入息限度知之是爲息長數息短者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數息長則知項六息還亦如是十七省察設若此是謂息長短

何謂數息動身則知悉觀身中諸所喘息入息亦知是何謂數息身和釋即知初起息時若身憊憊而有睡蓋軀體沉重則除棄之一

心數息數息還入亦復知是何謂數息遭喜即知若數息時歡喜所志息入知是何謂數息還安則知初數息時則得安隱息入知是何謂數息心所趣即知起數息相隨觀諸想念入息知是何謂心柔順數息即知始起息相分別想念而順數息息入亦爾何謂心所覺了數息即知初起息相識知諸觀而數息息入知是何謂數息歡悅即知始數息時若心不樂勸勉令喜以順出息入息知是何謂心伏出息則知心設不定強伏令寂而以數

息入息如是何謂心解脫即知若使出息意
不實解化伏令度而數出息入息如是何謂
數息見無常即知見諸喘息皆無有常是爲
出息入息如是何謂出息無欲即知見息起
滅如是離欲是爲觀離欲出息即知入息如
是何謂觀寂滅數息即知其息出時觀見滅
盡是爲觀察出息即知入息如是何謂見趣
道數息即自知見息出滅處是以後心即離
塵以離無欲棄於三界志即解脫將護此意
是爲數息出息入息如是是爲十六特勝之

說行者所以觀出入息用求寂故令心定住
從其寂然而獲二事一者凡夫二者佛弟子
何謂凡夫而求寂然欲令心止住除五陰蓋
何故欲除諸蓋之患欲獲第一禪定之故何
故知求第一之禪欲得五通何謂佛弟子欲
求寂然所以求者欲得溫和何故求溫和欲
致頂法見五陰空悉皆非我所是謂頂法何
故求頂法以見四諦順向法忍何故順求法
忍欲得世間最上之法何故求世間最上之
法欲知諸法悉皆爲苦因得分別三十七道

明六

十八

品之法何故欲知諸法之苦欲得第八之處
何故志第八之地其人欲致道跡之故何謂
凡夫數息因緣得至寂然心在數息一意不
亂無有他念因是之故從其數息得至寂然
從是方便諸五陰蓋皆為消除爾時其息設
使出入常與心俱緣其想念入息如是若入
出息觀察所趣是謂為行心中歡喜是謂欣
悅其可意者是謂為安心尊第一而得自在
是謂定意始除五蓋心中順解從是離著何
謂離著遠於眾想愛欲不善之法行也如是

念想歡喜安隱心得一定除斷五品具足五
品因其數息緣致五德得第一禪已得第一
禪習行不捨一禪通安堅固不動欲求神通
志于神足天眼洞視天耳徹聽知從來生知
他人心念恣意自在譬如金師以紫磨金自
在所作瓔珞指鐲臂釧步琰之屬如意皆成
已得四禪自在如是此為五通何謂佛弟子
數出入息而得寂然其修行者坐於寂靜無
人之處斂心不散閉口專精觀出入息息從
鼻還轉至咽喉遂到臍中從臍還鼻當省察

之出息有異入息不同今意隨息順而出入使心不亂因是數息志定獲寂於是中間永無他想唯念佛法聖衆之德苦集盡道四諦之義便獲欣悅是謂溫和如人吹火熱來向面火不著面但熱氣耳其火之熱不可吹作當作是知溫和如斯何謂溫暖法未具足善本凡有九事有微柔和下柔和勝柔和有中下有中中有勝中有上柔和有中上柔和有上上柔和彼微柔和彼下柔和是謂溫和之善本也其下中中中中上是謂法頂之善也

其下上中上上上柔和是謂為諦柔順法忍上中之上是謂俗間之尊法也是九事善本之義也故是俗事諸漏未盡修行若得溫和之行執數息想因此專念息若還者意隨其息無他之念若息出者知息往反心入佛法及在聖衆苦集盡道如在溫和其心轉勝是謂頂法若如有人住高山上觀察四方或有上山者或有下者或入聖道或入凡夫地其修行者以得頂法入凡夫地甚可憂之譬如山水流行暴疾起曲橫波有人欲渡入水而

泗欲至彼岸迴波制還令在中流既疲且極
遂沉波水沒在其底其人心念定死不疑岸
邊住人代之憂惑修行如是已得明師夙夜
覺悟結跏趺坐羸衣惡食坐於草蓐困苦其
身作行如是反爲生死流波所制没于恩情
不能專一没於終始衆想流馳安得道明是
故行者當代憂愁譬如導師多賣財寶歷度
曠野險厄之路臨欲到家卒遇惡賊忘失財
物衆人悵悵當爲修行懷憂如是譬如田家
耕種五穀子實茂盛臨當收頃卒有雹霜傷

殺穀實唯遺葉草其人愁憂修行如是已得
頂法入凡夫地當爲悵悵已得頂法而復墮
落或遇惡友念於愛欲不淨爲淨淨爲不淨
喜遠遊行不得專精或遇長病或遭穀貴飢
匱困厄不繼糊口或念家事父母兄弟妻息
親屬或坐不處憤悶之中已得頂法未成道
果衰老將至心遂迷惑或得困病命欲向盡
曾所篤信佛法聖衆苦集盡道永不復信常
習于定而反捨之當觀不觀精進更懈本所
思法永不復念以是之故從其頂法而退墮

落何謂頂法而不退還如曾所信日信增益
如本定心遂令不動所觀弗失常察精進轉
增于前所思念法專精不捨以是之故不失
頂法修行如是因其專精而心想一各各思
惟究竟之法初未曾動不念新故如是即知
出息有異入息不同出入息異令其心生見
知如此無所思想是謂為中中之上而得法
忍心無所想而作是觀前意後意未曾錯亂
分別察心云何往反是謂上中之下柔順法
忍設使其心愛於專思忘不移亂是謂上中

柔順之法其忍何所趣順趣順四諦如審諦
住心已如是遂致清淨是謂為信雖爾獲此
未成信根以得是信身口心強是謂精進尚
未能成精進之根志向諸法是謂有心未成
念根以一心志是謂定意未成定根其觀諸
法分別厥義是謂智慧未成慧根計是五法
向于諸根未成道根有念有想尚有所在而
見有燒未成定意是謂上中之上世俗尊法
其修行者當知了之色起滅處痛痒法意觀
起滅本察其因緣過去當來行無顧定隨入

脫門察生死苦計斯五陰即是憂患無有狐疑爾時則獲解苦法忍以見苦本便見慧眼除于十結何謂爲十一曰貪身二曰見神三曰邪見四曰猶豫五曰失戒六曰狐疑七曰愛欲八曰瞋恚九曰貢高十曰愚癡垂是十結已獲此心則向無漏入於正見度凡夫地住于聖道不犯地獄畜生餓鬼之罪終不橫死會成道跡無願三昧而行正受以向脫門未趣惡法則不復生諸惡自盡未起法念當使興發所興善法令具足成心已如是隨其

所欲是謂自恣令志專一是謂自在定意從是次第信念精進觀察護命是謂爲信思惟其行是謂自恣三昧專精于道而獲神足假使修行身口心強是謂精進定意之法志專心識是謂意定欲入道義是謂察戒定意以是之緣致四神足已獲四神足是謂信根身心堅固謂精進根所可思法是爲意根其心專一是謂定根能分別法而知所趣是謂智慧根以是之故具足五根其信溫和是謂信力精進力意力寂意力智慧力亦復如是成

就五力能及諸法則心覺意分別諸法是謂
精求諸法覺意身心堅固是謂精進覺意心
懷喜踊得如所欲是謂欣悅覺意身心相依
信柔不亂是謂信覺意其心一寂是定覺意
其心見滅慙怒癡垢所忘如願是護覺意以
是之故七覺意成設使別觀諸法之義是爲
正見諸所忍惟無邪之願是爲正念身意堅
固是爲正方便心向經義是爲正意其心專
一是爲正定身意造業是三悉淨爾乃得成
八正道行此八正道中正見正念正方便計

是三事屬觀其正意正定是二事則屬寂然
是寂觀二如兩馬駕一車乘行若無漏心不
專一法遍入三十七品之法以是具足此三
十七品法便解知苦如是之比即得第二無
漏之心爾時思惟如今欲界五陰有苦色界
無色界同然無異是謂知苦隨忍之慧則成
就達第三無漏已滿已得是行用見苦故除
十八結已過色界超無色界順宜慧者即得
第四無漏之心以獲四無漏心便度三界勤
苦之瑕即自了之吾已度患無有衆惱爲得

度苦則自思惟苦本何由恩愛之本而生著
網從久以來習此恩愛遭患于今永拔愛根
則無衆惱以離恩愛欣樂可意何從而有是
謂解習斷除法忍是爲第五無漏之心除去
於欲界諸所習著則捐七結便爲知拔欲界
諸患是謂第六無漏之心修行自念色界之
本本從何興諦觀其元從欲而起樂出恩愛
何意而悅是爲第七無漏之心以有此行度
於色界其無色界十二諸結心隨習慧是爲
第八無漏之心是謂八義佛之初子爾時心

念吾見三界以除苦集於欲無愛是謂安隱
則樂寂滅可意甘之是爲滅盡法慧之忍斯
爲第九無漏之心已獲此義見本滅盡於欲
界除七結之縛是爲第十無漏之心則自念
言若不著色及無色界此謂爲寂是爲第十
一無漏之心則除十二諸結之疑已度此患
即得滅盡之慧是爲第十二無漏之心爾時
自念得未曾有如佛世尊解法乃爾因斯道
義知欲界苦則棄捐之知從集生則離所集
得至盡滅因此得入法慧道忍是爲第十三

無漏之心爾時以道觀於欲界則棄八結去
是然後會獲此興隆法慧是爲第十四無漏
之心應時心念得未曾有以是道行解於色
界無色之苦而除諸集證於滅蓋是爲第十
五無漏之心道從真志除十二結於色無色
界除是結已則興道慧是爲第十六無漏之
心應時除盡十八諸結當去十想結所以者
何如從江河取一滴之水究竟道義如江河
水其餘未除如一滴水即成道迹會至聖覺
七反生天七反人間永盡苦本其修行者以

是之比皆拔衆惱根斷生死流心則欣悅已
度三塗不犯五逆離於異道過其所知不從
外道希望榮冀衆祐之德不更終始八反之
患未曾犯戒見無數明晝夜歡喜譬如有人
避飢饉地至豐財國脫險得安繫獄得出如
病除愈心懷喜踊修行如是因安般守意則
得寂滅欲求寂然習行如是於是頌曰
覺了睡眠重懈怠 分別身中息出時
修行入息念還淨 是謂身息成其行
修行道地經卷第六

修行道地經卷第七

明七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觀品第二十四

眉間白毫相 其明踰月光 猶鵠飛空中

遠近無不見 其身如師子 超越天帝像

肩胛而廣殊 別七 願稽首佛尊

臂肘平正而滿足 世尊之裔如水迴

髀膝踣脇若金柱 當歸命佛而稽首

其目長好如蓮華 體著毛髮猶孔雀

心常住止在寂然 我願歸命超眾仙

其修行者何謂爲觀若至閑居獨處樹下察
五陰本見如審諦苦空無常非身之空色痛
想行識身則本無五十五事無可貪者亦無
處所於是頌曰

以行忍辱得法觀 察五陰本所從興

教見過去未現前 分別前說五十五

何謂五十五事是身如聚沫不可手捉是身

如海不厭五欲是身如江歸於淵海趣老病

死是身如糞明智所損是身如沙城疾就磨

滅是身如邊土多觀怨賊是身如鬼國無有

將護是身如骨墻肉塗血澆是身如髓筋纏
而立是身如窮土淫怒癡處是身如曠野愚
者爲惑是身如險道常失善法是身如博家
百八愛所立是身如裂器常而穿漏是身如
畫瓶中滿不淨是身如溷九孔常流是身如
水漬悉爲瑕穢是身如幻以惑愚人_{明七}不識正
諦是身如蒜燒毒身心是身如朽屋敗壞飲
食是身如大舍中多蟲種是身如孔淨穢出
入是身如萎華疾至老耄是身如車與無常
俱是身如露不得久立是身如澹不淨流出

是身如盲不見色本是身如宅四百四病之
所居止是身如注漏諸瑕穢衆垢所趣是身
如篋毒蛇所處是身如空拳以欺小兒是身
如家人見恐畏是身如蜚驥火常燃是身如
顛國十八結所由是身如故殿死魅所牽是
身如銅錢外現金塗皮革所裹是身如空聚
六情所居是身如餓鬼常求飲食是身如野
象壞老病死是身如死狗常覆蓋之是身如
敵心常懷怨是身如芭蕉樹而不堅固是身
如破船六十二見爲之所惑是身如嫖蕩舍

不擇善惡是身如朽閹傾壞善相是身如喉
痺穢漏在內是身無益中外有患是身如家
而無有主爲姪怒癡所害是身無救常遭危
敗是身無護衆病所趣是身無歸死命所逼
是身如琴因絃有聲是身如鼓皮木裏覆計
之本空是身如坏無有堅固是身如灰城風
雨所壞歸老病死以是五十五事觀身瑕穢
是身欺詐懷無返復不信親厚哀之及捨無
有親踈譬如夢幻影響野馬忽然化現若如
怨家常恭敬之奉事供給而求可意沐浴櫛

梳飲食衣被安牀卧具隨所便宜牽人向窮
老病死患於是頌曰

常飲食此身 五欲令自恣 求安如親友
諦省是怨仇 無救無所護 常懷無反復
牽人至患害 入生老病死

人死以後皆當爛壞明七犬獸所食三或有見燒枯
骨散地因無數法當觀斯身譬如癰瘡若如
前鏃在體不拔猶若死罪都市之處察軀衆
惱生在終怨有所貪著名曰爲色觀身爲軀
所遭安危名曰痛痒有所了知名曰爲想心

念爲行分別諸趣名曰爲識於是頌曰

計之眼色生所觀 是身獲致因本緣

柔輭之等以成行 以無色心察衆德

譬如江河邊有潢池衆象入中澡浴飲水食

瞰池中青蓮芙蓉莖華則復退還其時跡現

在於泥沙大小廣長有射獵人牧牛羊者擔

薪負草道路行者見其足跡言大羣象經過

此地雖不見象但觀其跡則知羣象經歷是

間無想之陰痛想行識所更爲輭想行識然

於是頌曰

如江河邊池 沙中有行足 以見衆遊跡

知有羣象過 如是計細滑 至于法識念

多所而照現 起滅之因緣

如是無色衆想之念皆依倚色然後有色法

譬如雨束葦相倚立於是頌曰

無色多所倚 有色依無色 如枝著連樹

名色亦如是

其無色法依有色分別有色則亦不倚無色

之著如先有鼓然後有聲聲之與鼓各異不

同鼓不在聲聲不在鼓名色如是各異不合

轉相依倚乃有所成其無色陰不得自在非
己力興譬如二人一人生盲一人生跛欲詣
他國盲者目冥永無所見不知所趣跛無兩
足不能遊行盲者謂跛者吾目無見有足能
行而目甚冥不識東西卿又跛屈不能行來
既有眼明見其進退行步所趣明七今我二人轉
共相依欲詣他國跛騎盲肩則而發去非跛
威力非盲之德色法如是非能獨立無色亦
然展轉相依於是頌曰
思惟諸法非獨成 其有色法無色然

在於世間轉相依 譬如盲跛相依行
其名色者轉相依倚譬如鼓音如弓絃箭而
相恃怙不合不別萬物如是從因緣成無有
力勢不得自在悉從緣起見事乃興修行若
斯而察法本知有起滅本無所有忽自然現
則復滅沒無生則生無起則起皆歸無常於
是頌曰
五陰常屬空 依倚行羸弱 因緣而合成
展轉相恃怙 起滅無有常 興衰如浮雲
身心想念興 如是悉敗壞

其修行者當以四事觀其無常一曰所生一切萬物皆歸無常二曰其所興者無有積聚三曰萬物滅盡亦不耗滅四曰人物悉歸敗壞亦不盡滅以是之故不生者生不盡者盡見諸萬物當作是察起滅存亡以斯觀者無所不知悉能觀見靡所不了於是頌曰

明七

五

人物雖有生 不積聚不滅 亦不捨衆形
雖沒而不滅 雖終相連續 皆從四因緣
觀萬物如是 超越度終始
假使修行專自惟念東西南北所有萬物皆

歸無常擾動不安適起便滅莫不趣空始生以來無常之事老病死患常逐隨身作是觀者弗著三處不樂四大無住五識其心不八凡人所居設使更生則除三結一曰貪婬二曰犯戒三曰狐疑則成道跡趣於無爲譬如流江會歸于海於是頌曰

觀萬物動退 念之悉當過 愛欲之所縛
一切皆無常 欲得度世者 悉捨諸欲著
是名曰道跡 流下無爲極
其修行者所觀如是自察其身則是毒蛇假

引譬言若城失火中有富者爲衆導師見舍燒壞甚大愁憤心自念言作何方計出中要物則退思之吾有一篋中有衆寶在其屋藏好明月珠上妙珍物而皆盛滿價數無極其餘無計心懷恐懼適欲前行畏火見燒貪於寶物不顧身命突前入火至寶藏篋邊有虺篋爾時導師既畏盛火烟熏其目心中憤憤不自覺知不諦省察誤取虺篋挾之走出賊隨後追欲抄奪之適見賊追即時馳走賊逐不置遙喚呼言如是及卿傷割殺汝設使捨

篋便有活望假令不捨命在不測導師見賊逼之欲近念失財寶又不濟命則更思之我當解篋取中要者以著懷中置餘退去爾乃安隱則開篋視唯見毒蛇乃知非寶是虺耳修行如是以逮道諦見一切形皆猶毒蛇以是之故得至于觀欲求觀者當作是察於是頌曰

譬如熾火然 人遽出要器 及挾於虺篋
謂是珍寶物 發篋見弊惡 毒蛇盛滿中
其時便即棄 爾乃知非寶 修行計如是

諦聽見本無 以解於四諦 觀身如四虵
作是修諦觀 常思念道德 以還得無爲
除苦而獲安 自度入脫門 免他諸瑕穢
是故分別說 觀察無常法
學地品第二十五

勇猛於善力 面光如金華 神足起疾風
自然所至方 身德成無極 調順能忍辱
佛樂戒定安 衆歸願稽首
行步庠序無冥塵 其德無底所願安
佛無等倫常無著 願歸命尊莫能踰

佛執巧便法爲弓 以此除伏邪怨敵
除盡塵勞衆瑕垢 願歸命佛一心禮
其修行者已得道跡知諸五樂皆歸無常不
能盡除所以者何用見色聲香味細滑之念
於是頌曰

已得成就爲道跡 明七 思智慧解五樂無
親愛欲界如怯馬 心不著色續未斷
譬如梵志子淨潔自喜詣於舍後卒汚其指
行詣金師指汚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
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灰土拭之以水

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火之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已心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所欲用手有垢不敢行路畏人觸我吾儻近人而身有學三經之本及知六藝學於談言了知所應能相萬物分別其義次第章句識於三光天文地理學六十四相知人祿命貧富貴賤安隱田宅曉百鳥之語預知災變覩彼他國多有怨賊欲危此土當時日災風雨失度有變星出美人青絳別于男女牛馬

鷄羊之相預知五穀旱澇貴賤識其星宿進止舉動別其水旱衰耗多少占有大水若所破壞見日月食出入之變若有懷軀別其男女曉知軍法戰鬪之事深知古今覩了五星熒惑所處十二之時晝夜百刻能曉醫道風寒熱病瘡癩少小以何療之知日月道所從由行其色所變皆爲何應山崩地動星隕之怪諸宿所屬而奉天神古人學術皆能分別之無不開通占彗星出當計何瑞也曷因不淨著吾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指穢

也金師聞之燒鉗正赤以鉗彼指年少得熱
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師大笑謂年少言卿
自稱慧聰明博學探古知今無不開通清淨
無瑕於今云何持不淨指含著口中年少報
曰不遭痛時見指不淨適遇火毒即忘指穢
道跡如是本長夜習在愛欲瑕須臾之間離
於情欲適見好色姪意爲動所以者何諸根
小制未得盡定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本所習 雖使解義至道跡
頭戴想華續闍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道跡自念我身不宜習于姪欲如餘凡夫說
情欲穢樂於無欲滅盡熾然習惡露觀書夜
不捨習如是者姪怒癡甚得往來道一返還
世勤斷苦源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
姪怒癡薄心尚未斷故有惱患譬如男子有
婦端正面貌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
愛敬雖有是色姪鬼非人也唯人血肉以爲
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血肉爲食夫不信
之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佯卧
出鼾聲如眠婦謂之寐竊起出城詣於塚間

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面
色變惡口出長牙頭上炎燃眼赤如火甚為
可畏前近死人手斷其肉口齧食之夫見如
是爾乃知之非人是鬼便還其家卧於牀上
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卧如故其夫見婦莊
嚴瓔珞面色端正爾乃親近男七假使念之在於
塚間噉死人內心即穢厭又懷恐怖得往還
道若見外形端正姝好姪意為動設說惡露
瑕穢不淨姪意為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姪鬼形詣塚間

便噉死人如食飯 夫爾乃知是羅刹

得往還道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
其餘渺耳遠望聖諦見愛欲之瑕多苦少安
不宜習欲如凡衆庶志在情欲若如蒼蠅著
於死屍吾何方便除姪怒癡令滅無餘得盡
漏禪然後安隱如淨居天於是頌曰

已得於往還 修行一返生 則見欲不可
習之未永斷 姪欲火雖熾 不能危其心
以作惡露觀 憎欲如羅刹

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自扇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水洗浴往來如是見姪怒癡以爲甚熱念求
不還道於是頌曰

成工吉祥道 行來永除欲 以得無漏禪
行即梵天同 其身諸有熱 冰冷以除之
往來不還道 獲此則清涼

爾時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怒癡諦
見五陰所從起滅盡爲定知見如是便斷五
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不退還世以脫愛欲
無有諸礙姪鬼之患於是頌曰

以脫愛欲疾病因 常惡露觀除諸陰

永離恐懼遠苦安 成不還道等第三

即獲清涼無有衆熱若觀色欲常見不淨則
知瑕穢譬如遠方有賈客來若當疲極二十
九日冥無月光夜半來到城門復閉繞至南
牆下有池水天雨之澇也解裝住邊屍死人
形鷄狗象畜明七蟲之屬悉在水中或沉或浮
百千萬蟲跳梁身中髮毛浮出城內掃除及
漏穢水悉歸此注於是頌曰

譬如城傍有大水 不可目察況飲者
遠方人來值門閉 衆共止住此池邊

時衆人中或有遠客初未曾至於此國土不識是非疲極飢渴脫衣入洗恣意飲水飽滿即出於是頌曰

其人初來詣此國 入於水浴除諸熱
祭祠水神飲解渴 甚大疲極因卧寐

明日早起天向欲曉疲解覺已見於水中惡露不淨或有捨走閉目不視或自覆面自覆鼻又欲強吐爾乃知水垢穢不淨於是頌曰
已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 入禪定無患
觀欲如瑕水

爾時修行樂於禪定省于愛欲如彼賈客惡不淨水譬如嬰兒自取屎弄年稍長大捨前所穢更樂餘事年適向老悉捨諸樂以法自樂修行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五道所樂猶小兒戲也轉更精進欲脫終始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明七

十一

譬如有小兒 在地弄不淨 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 修行亦如是 求獲度三界
爾時遂精進 具足成四道
譬如遠國有衆賈人從東方來止城外國時

彼城中有一詣人多端無信詐作飲食華香
異服往詣導師前問訊起居多賀遠至道路
無他飢渴日久始乃奉面今與小食垂哀見
受導師即納又有更啓寧可入城吾有大舍
中有好殿具足細治舍有井泉溷厠別異諸
樹行列器物備有願屈威光枉德入城說此
詐竟即捨之去於是頌曰
有人懷諂欺 見遠衆賈客 奉迎供導師
飲食候說曰 吾舍有一殿 高大樂巍巍
其人無誠信 詐語便捨去

爾時城中有大長者悉聞彼人欺詐導師即
自出迎謂導師言莫信彼人居止其堂穢濁
澇水在其堂後屎尿惡露普流趣前以是之
故不可止頌導師聞之答長者曰堂雖有臭
可設方便燒香散華以除其穢於是頌曰
長者懷親念 故往詣導師 語之斯堂邊
有臭穢不淨 導師聞此言 則反答之曰
雖臭施方便 燒香散衆華
爾時長者答導師曰當復有難諸弊惡蟲皆
在其中以肉血脉而爲飲食假使飢者穿卿

囊裏齧壞裝物導師答曰吾當給之隨其所
食令不穿物於是頌曰

多有弊蟲處在堂 須肉血髓而爲食

我能供給隨所之 導師以此答長者

長者報導師其堂四角有四毒虺凶害喜爭

不可近附明七以何方便而安此虺十二導師答曰吾

能燒之施藥神呪令無所犯於是頌曰

有四毒虺在其堂 弊惡懷害欲相危

以若干藥及神呪 能除毒虺所懷結

於是長者復謂導師又有大難牆之故基如

是當崩壁垣傾危不可依怙導師答曰設有

此難吾不能處亦無方便令不崩危所以者
何儻其危敗有失命之難於是頌曰

設堂久故欲崩壞 假使傾覆不可護

導師則報長者曰 有是恐懼吾不處

彼時導師具聞講堂諸難之瑕有目自覩心
覩遠離不肯居之也不還如是聞世尊教審
知聖諦不樂生死終始之患於是頌曰

以得不還離衆苦 修行則求無量安
不慕生死如毛髮 譬若導師不處堂

解喻堂者謂人身也穢濁水者謂九瘡孔常
出不淨蟲滿水者謂身中八十種蟲常食體
蟲肉血骨髓者也平地治墻者謂供養身給
以飲食其四虺者謂身四大地水火風堂朽
故危晝夜欲崩者謂老病死其修行者晝夜
方便欲免眾難其導師者謂不還道修行專
明七
精聽世尊教觀於三界皆見然熾目所察形
悉歸無常不離朽敗譬如導師見大堂危於
是頌曰

虵虺而懷毒 弊惡頗觸近 各處在四角

謂人身四大 朽敗欲傾危 謂身有增減
當遭眾苦惱 老病死窮道 城中詐諂入
以喻漏禪智 其人入貪欲 恩愛之罣礙
持禁戒長者 謂師無著哀 常救濟修行
使度眾苦難 譬如大賈客 中有導師者
佛子服甘露 以得無著道 師為行者講
苦空非常者 諦觀於三界 擾動而不安
當求一心志無學地 諦見無著於是頌曰
佛愍眾生演 能濟一切苦 吾察佛諸經
歎說無學地

無學地品第二十六

其王放醉象 兇害牙甚利 諸龍懷毒氣
皆化令調伏 救護衆恐難 逮得常自在
十方佛無終 吾禮及弟子

諸天龍神奉大聖 吉祥人民皆歸命

悉以恭敬得度脫 衆聖所宗願稽首

其修行者已在學地不樂終始已無所樂弗
貪三界超色無色斷一切結志念根力及諸
覺意見滅爲寂是謂永定覩觀如是離色無
色遠戲自大於是頌曰

心已住學地 曉了諸覺意 制於生死畏
滅恐無所樂 衆患盡無餘 所見而審諦
除戲及自大 消癡亦如是

修行自念當知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諸
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棄捐重擔逮得

已利生死則斷獲平等慧超出溝壑鋤去穢

草無有穿漏成賢聖種已度彼此於是頌曰

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 已逮得已利

度苦常獲安 盛熱山原竭 永盡無流水

奉敬離調戲 是謂無所著

已斷五品爲人中上於是頌曰

已斷於五品 具足成六通 蠲除諸塵勞

如水浣衣垢 而離生死患 依度得安隱

是謂爲正士 趣上無塵埃

斯謂阿羅漢得無所著應服天衣處于神宮

遊居紫殿飲食自然百種音樂常以樂之歡

喜踊躍便從座起口宣揚言今者吾身爲十

力子逮得是者天上世間一切衆祐其奉敬

者增益天種損阿須倫於是頌曰

巍巍四德成六通 忍辱之慧求最上

順佛法教致究竟 是故講說無學地

無學品第二十七

方便勝衆苦 永脫諸恩愛 已離生死惱

滅盡於塵勞 如日出雲除 專離諸幽冥

歸命佛聖道 無痛長安隱 已度諸入界

如人出牢獄明七 譬如紫磨金十五 在火而無損

至定泥洹寂 未曾受於身 佛以逮甘露

吾願稽首禮

其修行者住於有餘泥洹之界畢故不造而復受身而心專一未曾放逸在諸色聲香味

細滑離一切著無復取捨窮盡苦根於是頌

曰

已得度無爲 永都無所欲 立於有餘地

畢故不造新 不在色聲香 諸味細滑斷

譬之若蓮華 不著于塵水 諸根爲已定

不隨諸入惑 如金不雜鐵 永與生死別

無有因緣者 爾乃長安隱 是謂閑居行

滅盡勤苦根

譬如燒鐵令其正赤以推鍛之其上垢除稍

稍還冷不知其火熱之所湊也修行如是設

至無餘泥洹之界而滅度者漸漸免苦是故此經名曰修行於是頌曰

若如以推鍛熱鐵 火燄忽出便復滅

其修行法亦如是 以得滅度不知處

譬如天雨而有泡 其泡適壞不知處

設有行者得滅度 永不可知其所湊

諸天神仙龍人民 不見度者何所至

其修行者非常空 聰明智慧得滅度

假令行者以獲斯 計于甘露莫喻是

爾乃覺了長安隱 已得滅度而無餘

其佛世尊說是喻 以椎鍛鐵火燄出

以漸向於滅度者 永不可知神所趣

以得滅度道 平等解如是 佛智慧明者

其神安不動 以濟諸瑕穢 生死自六離

獲此彼無欲 清淨淡如淵

其有奉行是道地教漸得解脫明七至於無爲十六於

是頌曰

其求無爲欲滅度 永離濁亂逮甘露

當講說斯修行經 從佛之教冥獲炬

其有說此經 假令有聽者 佛當示其路

常安無窮極

學如是者便得究竟修行道地心如虛空五
通自然不獲終始永若燈滅

修行道地經卷第七

修行道地經卷第八

明八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弟子三品修行品第二十八

巍巍佛德尊 威神不可量

道法隨時化

度脫諸十方 觀見生死瑕

爲現法橋梁

毀訾終始苦

明八

嗟嘆于泥洹

分別弟子快

而順示厥行

稍稍而開導

乃至于大安

若有修行見終始患地獄之毒畜生之惱餓

鬼之苦人中憂憤天上無常不可堪矣展轉

周旋譬如車輪生老病死飢渴寒暑恩愛之

別怨咎集會愁惻之痛巨具說言從累劫來
與父母違兄弟離闊妻子之乖涕泣流淚超
于四海飲親之乳喻于五江四瀆之流或父
哭子或子哭父或兄哭弟或弟哭兄或夫哭
妻或妻哭夫顛倒上下不可稱記動勤苦根
愚癡之元修行見然皆患厭之但欲免斯生
死之病晝夜精進不捨道義求於無爲自見
宿命從無量劫往返生死設積身骨過須彌
山其髓塗地可遍天下三千世界計死若周
其血流墮多於古今天下普雨修行自察如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册

是之厄千萬劫說猶不可竟故棄捨家除髮
去鬚專精求道不慕世榮若如明者不貪屍
形於是頌曰

修行見終始 地獄之苦惱 畜生餓鬼厄
天下世間別 生死之展轉 譬如千車輪

父子兄弟乖 妻息子離感 涕哭淚流下
超于四海水 飲親之乳種 踰於五江河
修行故捨家 專精爲道法 不慕時俗榮
如明者捨毒

修行自念我身惑來不可稱限不自覺知合

會離別憂鬱之痛譬如劇醉不可了之枉說
趣語自爲審諦恩愛之著譬如膠漆不能自
濟則行精進遠俗近道譬如有人遠遊他國
賈作求利至彼未久興大疾病死亡者衆十
不遺一死屍狼藉臭處明八言旣無良醫又無
好藥可以療之其人恐怖悔詣彼國設不來
者不遭此難夙夜反側愁不可言設我病瘳
一還本國無有還時其人適遇得一大醫飲
藥鍼灸疾稍稍愈氣力强健即返本土與家
相見自陳值厄困不可言從今以後終不敢

行不至彼土一衣一食何所求耶唯欲自寧
安知餘人也復念若聞彼土之名戰慄惶悚
不欲出舍而守其身弟子如是見五道苦姪
怒癡病生死無息夙夜專精坐禪念道得世
尊教咨嗟泥洹毀訾終始是爲良醫飲之好
藥疾則除者謂佛法經去三毒也死屍狼藉
謂五陰六衰悔至其國者自惟念言從累劫
來周旋生死恩愛之著猶心多端不見苦諦
習盡道諦以得道證畏苦厭身卑般泥洹不
能還教固在然熾須佛世尊示本無一乃當

進前得不退轉進却自由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遠行賈 至於彼國遭疾病
衆人死亡十遺一 死屍狼藉無藏者
心自悔恨至其國 吾何不遇值此殃
則得良醫療其疾 便還本土難復行
畏生死患亦如是 明八 觀於五道周旋苦
自責本咎不覺道 終始辛苦其憂惱
一心精進求泥洹 欲度世間諸怖驚
惡終始困猶死屍 專志而向無爲城
修行恐懼或當命盡不得度脫還歸三塗難

得拔出不當懈怠計有吾我如世凡人與三寶乖窻窻冥冥譬如昔者有衆賈人遠行治生更歷曠野無人之處行道疲極便眠睡卧亦不待時弗嚴兵仗大賊卒至而無覺者不施弓矢爲賊所害中有力者便走得脫飢困歸家更復設計求強猛伴復順故道行賈求利每冥息寐待時行夜嚴正弓箭賊見如是不敢前格知之難當便自退去窻窻冥冥者謂爲癡網因癡致行而生識著名色六入更樂痛愛受有生老病死愁憂啼哭痛不可意

行治生者謂修行也疲極卧寐者謂不時了非常苦空非身也無行夜者謂不思惟深經之義也兵仗不嚴不遵大慈大悲之慧趣欲自救不念衆生賊來見危謂坐禪思不入空淨而爲五陰六衰所迷墮四顛倒非常謂常苦謂有樂非身謂有身空謂有實命盡生天福賜還世不離三塗強者力走得脫歸家謂得羅漢也即求強伴更治生者謂至泥洹知羅漢根不至究竟見佛受教更發大意为菩薩也與衆爲伴相隨行者謂六度無極諸等

行也。兵仗嚴正待時行。夜謂大慈大悲分別
空行不著不斷也。賊早還者謂不起法忍無
聖礙。慧觀三界空。不畏生死一切四魔皆為
之伏也。於是頌曰

修行恐命盡 或入三惡道 不復計吾我

歸命於三寶 猶昔有惡人 遠行求財利
睡眠而臥寐 為惡賊所害 中有強健者
盡力走得脫 歸家說遭厄 今乃得安耳
以得羅漢道 乃自知為限 不能入生死
以泥洹為礙 更合強猛伴 嚴兵時行夜

賊見不敢前 便退歸本土 在於無為界
知泥洹為限 則發菩薩意 行大慈大悲
分別深空行 不著無所斷 周旋度生死
無有三界難

修行奉法入四等心 無大慈悲 譬如小龍能
雨一縣而不周遍 雖為人民潤 不足言羅漢
行道四等如是 若如海龍普雨天下 無所不
潤 菩薩大人 大慈大悲 普及眾生 無所不濟
佛天中天 見心如是 便為現限 莫踰泥洹 稍
稍進之 至于大道 知本迷惑 喻有一人而有

三子父少小養至令長大衣食醫藥未曾令
乏父轉年長氣力衰微謂諸子言汝輩不孝
生長活汝使成爲人吾既年老不欲供養報
乳育恩反逼我身求財衣食何緣爾乎當告
縣官治殺汝等子聞父教即懷恐怖歸命於
父我輩兄弟愚癡所致不識義理明八不顧父母
恩養之德愛重望深不自察非今聞嚴教即
當奉命遵修孝道超凡他人夙夜匪懈無辱
我先時彼諸子各行治生入海採珍得諸七
寶供給父母至孝巍巍唯念二親不自顧身

獲大光珠名曰照明即往奉父父見明珠頭
白更黑齒落更生爲大長者遠近歸仰是謂
父慈子則爲孝也爲弟子行無有大慈父有
三子者謂心意識也養長子者謂姪怒癡著
於三界也衣食之者謂五陰六衰十二緣縛
也子長續求供養者謂諸情欲不知厭足也
父恐欲諸縣官告者謂覺非常欲斷六入子
受其教奉行孝道者謂歸命佛三子更孝順
者布施奉戒智慧之元也入海得七寶者至
七覺意成羅漢道也遂至孝者知弟子限至

泥洹界更發大意为菩薩道得照明珠父更
少者現在定意見十方佛無所罣礙也於是
頌曰

昔者有一人 而生有三子 養育令長大
故求父衣食 父告於三子 吾又年老極

汝當供養父 既大索吾力 告言汝向官
棒笞以五毒 子聞父之命 則奉行孝道
入海求七寶 供奉子尊父 又得照明珠
父則更年少 三子心意識 情欲不知足
父訶更孝順 謂施戒道慧 遵於七覺意

成羅漢泥洹 受佛大深教 更發菩薩心
道德甚巍巍 覩見十方佛 不礙四大身
猶空無所拘

譬如昔者而有一鼈從海出遊至於岸邊有
一大狐追之欲危其命鼈覺狐來藏頭四足
覆於甲下狐住待之設出頭足我當搏食鼈
急不動狐極捨去鼈還詣於大神龍王說其
本末求爲龍身乃無所畏能制五陰不爲魔
燒得泥洹道得爲龍者入菩薩道不畏四魔
救濟衆生於是頌曰

永樂北藏

修行道地經

第一二八冊

如蠶繅頭足 不畏羅漢然 得飛為龍神
菩薩亦如是

譬如有人遠行求財涉於寒暑謂得大利或
處遇賊亡失其業又有明人自於本土造方
便計利入無量供給四方利功累德計無常
苦空非身觀外萬物成敗之事或得禪定成
羅漢道更從發意求為菩薩或有達者知四
大空無有內外行大慈悲加哀十方雖有所
修無功反道無進解慧為上得平等覺
無去來今若如虛空於是頌曰

如人遠買作 弟子亦如是 積功觀惡露
察萬物非常 菩薩如明人 求利不遠遊
無生死泥洹 得成平等覺

其修行者恐畏生死惡三畏難畏苦厭身不
了本無趣欲越患不念眾生譬如軍壞諸羸
劣人唯欲自救明八不濟危厄有此心者佛則為
說除三毒之惱泥洹為快離冥就明譬如導
師將大賈人遠涉道路於大曠野斷無水草
賈人呼嗟謂塗悠悠安能所至永為窮矣時
彼導師聰明博學亦有道術知為賈人心之

所念厭患涉路則於中道化作一國城邑人民土地豐樂五穀平賤賈人大喜轉共議言一何快乎本謂彌久何時脫難到于人間適有此念便至此城當復何懼時衆賈人便住彼土快相娛樂飲食自恣從意休息心如厭城郭則沒不見國土賈人皆怪何故如此也導師答曰卿等患厭謂道懸曠永無達矣吾故化城國土人民使得休息見汝厭之故則沒之佛言如是弟子之行畏終始苦謂生死惱懼三界患早欲滅度故爲示之羅漢易

得誘進使前度於生死而盡三垢得無爲道自以爲達成就具足臨滅度時佛則住前現于大道是未爲通發無上正真之道也得無所從生法忍至一切智乃爲達耳譬如國遭於三厄何等爲三一曰盜賊二曰穀貴三曰疾病衆人流散走到他國久後國安或有往還者或有恐怖三難之患永不可反佛言國者謂三界也遭三厄者謂三毒垢也捨諸他國謂羅漢也國安還者謂菩薩以得無所從生法忍一切深慧還入三界度一切也遭

於三厄而不還者羅漢以得無爲懼三難處而不能還度脫衆生也於是頌曰

譬如衆賈人行於大曠野疲極恐不達導師化城郭衆人住休息安止有日月知其心厭已便沒不復現佛世尊如是

明八

見畏生死難便爲現無爲使度三界苦
臨般泥洹時爲示大道化令還無從生
廣濟於一切又譬如大國卒遭三厄患
各散詣他國國安還不還畏生死之難
是謂爲弟子還國不以恐菩薩化十方

權慧方便化皆令得其所譬如大船師
往反無休息佛世尊如是法身無往反
周旋於一切如日光普現
緣覺品第二十九

其從緣覺而不自了既發無上正真道不與
善友而受眞法專自反行假使奉教六度無
極而皆有想欲得尊號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威神尊重不了善權佛現色身反謂有身便
隨緣覺如有男子欲見大海遊到陂池及泉
江河於彼求寶而獲水精小明月珠自以還

得金剛尊光從菩薩心而還退者不曉如來
無出入法空而無形道無三世去來今也而
謂見空以爲定矣而不了知適空之行適度
量不能進前上不及佛復有弟子中道而
止譬如有人欲見天帝而覩邊王則謂是帝
欲學正覺意有齊限不解深慧還墮緣覺亦
如是也若有斯心佛便導示緣覺之法譬如
長者年又老極其子衆多有大殿舍柱久故
腐中心火興諸子放逸淫於五樂不覺此炎
父時念言此舍久故柱心火然轉恐柱摧壞

殿鎮之當奈之何欲作方便誘化使出令勉
火難父則於外作諸妓樂使人呼諸子各當
賜汝象馬車乘摩尼之珠諸子遙聞妓樂之
聲又被父命悉馳出舍往詣父所父則各賜
諸子寶車好乘等而不偏諸子白曰向者尊
父呼我等出各賜異珍今者何故所賜一等
長者告曰吾殿久故柱中心腐而内生火吾
恐柱摧鎮殺汝等故作妓樂呼汝輩出吾心
乃安皆是我子等愛念之故悉與之珍寶車
乘佛言其故殿舍謂三界也柱腐欲壞者謂

三毒之患周旋生死柱內火然謂衆想念也
尊者謂如來也諸子放逸謂著三界欲也作
妓樂者謂佛說罪福呼諸子出各賜與者現
三道教也諸子悉出父等與寶者爲現大乘
無有三道臨滅度時乃了之耳於是頌曰

譬如育長者 諸子甚衆多 五樂自迷惑
著於故殿舍 柱腐而欲壞 中心而生火
父恐殿舍崩 鎮殺其諸子 因作衆妓樂
出子等當賜 佛世尊如是 從緣覺意成
臨滅度之時 佛則往其前 爲現一法教

大乘等無異

修行發意欲求大道不了本無著佛色身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人中之尊譬如有人聞四
方帝號轉輪王主四天下而有七寶諸子千
人力皆勇猛城廣且長東西四百有八十里
南北二百八十里也中有大殿方四十里四
寶牀座人民熾盛五穀豐熟快樂無極妓樂
之音有十二部夫人姝女八萬四千諸國治
王八萬四千象馬車乘其數亦然王有四德
何謂四德長者梵志凡庶小民皆敬聖帝如

子奉父王愛念之猶母哀子王所教化則受奉行遠近歸命如人仰天依地得活復有四德無寒無熱初不飢渴生未曾病本祐所致其人聞之欲往見帝慕其聖教便發進行於道疲勞見一異道則順入中覩一大城人民熾盛樹木流水樂不可言謂是城郭爲聖帝邦便止其上又斯雖樂鬼神之處其人不覺也時有天王名曰休息即覩其人爲解說之此非聖帝處也是鬼神國也轉輪聖王威德巍巍爾乃欣然親近奉從若有發意學菩薩

道不了深義不分別空世間無佛出入閑居處於樹下觀察萬物非常苦空身不久立不解本無以得緣覺自以爲成臨般泥洹佛在前住爲現大法深妙之教十二因緣本無有根也曉本末空無去來今大慈大悲不見三界無泥洹想乃成正真度脫一切也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求聖王 反見一城謂是邦
諸小國王憶轉輪 在中娛樂謂大通
休息天王往見之 則爲解說此鬼土

非爲大帝轉輪王 爾乃驚怖自知非
便發往詣大帝邦 見威神德大巍巍
吾冥不解久迷惑 則奉聖王常侍從
欲學大道不了了 還墮緣覺亦如是
然後受佛深妙行 乃至無上正真道

光光佛威德 其德濟衆生 等心加一切
除三毒之名 永脫生死苦 道因智慧成
清淨如日光 徹照三界冥

菩薩品第三十

其修行者因自思惟人在生死譬如車輪反

覆上下而不離地終始若斯往反之患不離
三界皆是本癡不了本無謂有四大倚之爲
諦譬如有人見師幻化而謂是人不知化成
愚人如是貪著吾我計有身命不曉其體地
水火風譬如有人遠出欲遊行詣他國素聞
道難常懷懼心畏於盜賊四向望候遙見諸
塢衆石草木謂有大賊數千百騎當奈之何
各走馳散不知所湊中有導師呼語衆人勿
得便捨至劇難處而無水漿或值窮厄不濟
身命或困乏極爾乃來還往反既久加復疲

勞悉失財物當何依怙裸匱飢凍反當求恃而從豪富歸命舉假且自安心共相率化遣人探候設無賊者徑可進前假使有來堅志共戰當令走壞所以者何一人欲死十人不當十人欲死百人不當百人欲死千人不當千人欲死萬人不當萬人欲死天下縱橫衆人受教不復馳散皆住嚴待遣人探竊唯見草木瓦石之屬永無盜賊衆人欣歡爾乃進前皆謂導師天下無雙智慧明達誠非世有舉動進止輒從其命不敢違失菩薩大人修

行如是爲一切導解三界空一切如化五陰猶幻不得生死而滅其身開化十方爲示正路嗟嘆菩薩深遠無侶周旋三界度脫生死弟子既小志常懷懼趣欲滅身不及一切又不究竟當復還退從發意始明人因此聞菩薩教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也於是頌曰
菩薩大士爲修行 了一切空身如化
因緣合成得是體 坐心不正追逐邪
譬如賈人遠遊行 遙見樹木謂是賊
心各懷懼而馳散 導師解之心乃安

菩薩如是解本無 爲一切師廣說法
示弟子等大道深 如日光出無浮雲

菩薩學道稍稍漸前至無極慧因六度無極
分別空行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乃得佛道譬
如有人少小士進始爲國貧轉得大富求爲
丞尉遂成令長進二千石明八稍到州牧四正公
卿大臣轉至帝王轉輪聖王天帝梵尊爲菩
薩道次第學者亦譬如稍稍發意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縛制六情除去三毒
除衰之蓋向空無相無願之法至不退轉近

成具事一生補處猶如磨鏡洗治平鐵稍稍
令細遂復發明稍稍習行六度無極積功累
德不可計劫自致得佛開度十方於是頌曰
如人少士進 至尉乃令長 二千石州牧
四正至公卿 大王并轉輪 日月天帝釋
菩薩亦如是 稍稍積功德 奉六度無極
行足得至佛 開化十方人 悉令至大安
菩薩學定專精一心稍去衆垢進化其志譬
如有人欲行入海日月行前而往不退雖遭
飢寒未曾動移不計遠近勤勞之厄行不休

息遂至海邊合人上船入海採寶雖知三難
不以爲劇到大龍王所居之宮從求如意上
妙明珠欲給窮乏龍王與之言施一切勿得
愛惜衆人蒙光而不耗滅其人得珠蒙恩忽
還以至一國無不得安菩薩如是等心行道
欲濟衆生慈悲喜護一心念佛其所在方專
精向之未曾懈廢七日十日三月一載不爲
俗想一心向佛并化衆生乘摩訶衍無極之
教見十方佛受教得定三昧不動爲一切講
譬如從龍王得如意珠廣及衆人譬如有人

而聞天上有好玉女端正姝好意欲往見無
有神足夙夜思想卧起不忘積有年歲未曾
他念便於夢中得往見之坐起進止菩薩如
是一心思惟向某方佛積年不息得三昧定
行不爲懈累劫不厭自致得佛菩薩行道大
慈大悲哀加一切昔有一人其目不明不見
日光心中憂悵雖有日明我眼盲冥而不能
觀當奈之何求得神師飲之甘露內病即除
其眼精微得覩日光察八方上下及諸人民
初發大意六入五陰三毒未除不能得見十

方諸佛從成就菩薩受法深教行四等心解
三界空便得三昧見十方佛從定意起救濟
衆生譬如珍寶著水精上如以其器受於瑠
璃瑠璃之色令器同像菩薩如是一心念佛
無有他志即得定意見十方佛因佛威神本
德所致見佛世尊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行入海 未曾解厭乃至耳
合人乘船至龍王 從求大寶如意珠
以施一切莫不蒙 菩薩如是行四恩
大慈大悲行大道 一心精進三昧門

如人聞天有玉女 夙夜思想夢得見
菩薩如是等精進 見十方佛無不遍
又如目冥思日光 良醫治之眼即明
菩薩如是專向佛 未曾休息不退轉
如以珍寶著水精 辰相光耀無不照
菩薩如是三昧定 從佛受教遍教化
菩薩積功累德欲度一切視之如父視之如
母視之如子視之如身等而無異爲五道人
勤苦無量不以爲劇雖歷五道生死之患地
獄之苦餓鬼之毒畜生之惱天上世間終始

之厄心不迴動行大慈悲四恩無厭救濟十方免衆想念譬如彼月初生之時若小羊角日月稍大遂至成滿光明普照衆星獨耀次第學道爲菩薩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經無數劫勤苦之行身心相應言行相副念十方人如若父母無有親疎譬如種樹稍稍生芽後生莖節枝葉華實漸行如是從初發意便喜向佛以獲悅心休息惡道成就六度無極之法入善方便不起法忍一切佛慧則轉法輪示現滅度分布大法後生蒙恩

猶如有人欲立大屋先平其地漸興根基稍壘其牆令至高大以材木覆梁柱牢堅以瓦蓋之塗治仰泥作悉成了而聖灑之白壁赤柱儼然巍巍然後請會親族門室善友鄉黨無不周遍飲食作樂無不欣歡菩薩如是積行無量不以勤苦而有厭懈親彼衆生展轉五道終始周旋如磨不定發大慈悲無蓋之慧欲救一切猶若如空無所不覆道德已成現處三界示於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令衆見悅爲十方人而師子吼一切聞聲莫不

歸伏各從本心成三乘行於是頌曰

初發意菩薩 慈念諸十方 如父母子身

等心無希望 漸漸發行跡 如樹芽至莖

枝葉節華實 積者功不唐 菩薩亦如是

稍稍奉行道 功德已成滿 平等最吉祥

明八

猶若起大屋 平地始基牆 壘之令高大

十六

覆蓋正圓方 請會親鄉黨 飲食作樂倡

菩薩救衆生 度脫以道光

何謂超行適發道意至不退轉無所從生具

足成就至阿惟顏俱行菩薩何緣獨爾解三

界空五陰無處四諦無根緣想而生十二之
因以癡爲元觀察癡元亦無處所有所著求
則名之癡慧者了無譬如幻師還觀化人不
見有人菩薩如是省三處空猶如野馬夢幻
芭蕉深山之響但可有名而不可見昔有一
人自於夢中見有國中多諸人民王大嚴急
羣臣奉事不敢失意五穀平賤衣被綵色倡
伎娛樂其人覩之驚然爲觀往見國王王便
立之以爲大臣賜與官職僕從田宅七寶踊
躍無量又自見身復入地獄餓鬼之中化爲

驢身在於輩中鳴忽然上天七寶宮殿王女
相娛從夢便覺不覩所獲則自解了五道如
夢一切本無而不可得分別此慧則不退轉
至無處所權慧具足明學大道觀心如幻五
陰六入若如羣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五道
所有皆如彼人明八所夢覺也見無所見十七亦無夢
想是謂超越至無極慧不緣次第於是頌曰
人身及五陰 觀之無處所 四諦十二緣
一切悉如化 如其夜夢見 一國大快樂
爲王作大臣 伎樂而豪富 入地獄餓鬼

爲驢輩中鳴 天上七寶殿 相娛寤不見
慧者觀三界 五陰悉如夢 以了無處所
還得不起忍 道法無遠近 猶空無所處
心空解本無 忽如日大光 當爾時之慧
無得無所失 道無去來今 覺乃本無一
何謂超行人本一故用不解之便起吾我適
著便縛以縛求脫不著無縛何誰求脫譬如
五事而住虛空雲霧塵烟灰不能爲彼虛空
作垢心本如空五陰之毒喻如五事不蔽心
本曉了無形慧無罣礙入深法忍不以次第

譬如有人曾爲凡人家既困乏行詣佛所逐
檀越食發一好心我身宿罪不能布施今得
貧厄衣不蔽形食不充口又不作福因佛求
食我設有財廣施供佛及諸聖衆給足窮乏
爾時世尊及與聖衆各自罷去乞士自責吾
本薄祐不能興德獲斯困匱思惟是已卧蔭
樹下日已著中餘蔭皆移所卧樹下其影不
轉體諸垢全悉爲除去自然有威時國王崩
當得賢人以爲君主募一國中無不周遍獨
見乞士有超異德樹蔭覆之若如大蓋徃啓

羣臣詠其威德人民咸喜嚴駕奉迎立爲國
王已得帝王普興德化供佛衆聖人在生死
五道之苦五陰六入十二因緣聞佛深法本
無之慧大慈大悲加於一切雖欲度人不見
有人度無所度不見吾我三界如響一切無
求等猶如虛空則超入慧不退轉法無所從
生阿惟顏事名之有德亦無所獲譬如日出
衆冥皆索還成平等無所適莫不見有縛亦
無所脫譬如金山自然無作曉求金者輒如
得之不以爲難人本清淨而無垢穢學了此

慧便入道門而無罣礙猶空自淨無有淨者
於是頌曰

如人久困貧	乞食從衆聖	便自還剋責
吾宿積罪冥	便發恭敬意	慈念于衆生
若得爲帝王	給施於萬姓	則卧於樹下
其影蔭彼形	使者啓羣臣	悉往而奉迎
立之爲國王	事佛及衆聖	菩薩亦如是
超越解本淨	德高爲巍巍	度脫諸羣生
五事不汚空	心淨如寶英	救濟五遁厄
使除終始驚	如月十五日	星中而獨明

昔有一人欲往見佛知爲云何身形何像所
說何趣阿難遙見前白佛言此遠來者爲是
何人佛言阿難未曾有人其人徑前欲得視
佛而不見之佛身忽然永不在座人自思惟
故來觀佛而不見之察念何謂便自解了世
尊法身本無有形用吾我人而現此身譬如
深山人呼響應因對有聲法身無處何緣欲
見適見此已便逮無所從生阿惟顏了無內
外普等若空超入正覺於是頌曰
昔有人發意 欲見佛世尊 其尊何等類

說法義云何 阿難問何人 佛言未曾有
尊身忽不現 怪之何所湊 便自解了慧
佛身無所遊 空體慧住道 示現無不周
道法如響應 等心無怨讎 解義若斯者
如空莫不覆

發意菩薩欲救一切觀四大身因緣合成若
如幻化譬如假物則非我所有亦非他人猶
如合材機關木人因對動搖愚者觀之謂爲
是人慧明察之合木無人一切三界皆空如
是色痛想行識十二因本無有往反若水中

影無有形名如是行者起入法城於是頌曰
初發意菩薩 解四大本空 視生死泥洹
一切觀皆同 譬如借他物 當還所取供
不計吾我人 除去語矇矇 不見心意識
道明越海江 三界如幻化 菩薩受誰誦
五道猶野馬 衆惡悉佛種 勸化諸未解
法身不轉動
或有慧人自然發意如來之行不因言說而
至正覺如日大光一時普遍解空義者無道
欲觀等如虛寂永不可名譬如曠野汚泥之

中無有下種自然有生青蓮芙蓉莖華菩薩
如是在恩愛中三界之難忽然慧解不見生
死不住泥洹教化一切令至大安於是頌曰
於是發意爲菩薩 分別空義解本末
以入道法無所乏 智慧具足神通達
猶如蓮華生淤泥 明八 發如來意成怛薩
開化一切衆生類 等住法門爲正覺
華生泥中清淨好 四種之色喻四等
超越次第阿惟顏 勇猛力休首楞嚴
菩薩修道譬如飛鳥飛行空中無所觸礙以

空爲地不畏虛空菩薩如是發意之頃便入
道慧善權方便不以爲之心等如空無所住
止不難生死不樂泥洹俱不增減譬如五種
綵色各異皆因草木草本根生悉因從地地
下有水水下有風風因空立如是計本悉無
所有若如浮雲忽有氣來況無所至菩薩如
是解三界空喻之如風無所住止計有吾我
便有三處不計有我安計有彼不明無冥無
淨不淨便入本無亦無出入譬如昔者有一
小蟲心懷金剛住於海邊閭浮大樹高四千

里樹則戰動不能自安樹神問之卿何故震動不安樹報之曰蟲住我上所以不安神又問曰金翅大鳥立於仁上何故不動小蟲處上而獨戰慄樹報之曰此蟲雖小腹懷金剛吾不能勝是故動搖其小蟲者謂發意菩薩也其大樹者謂三界也樹動不安者謂發菩薩超至深慧達阿惟顏三千大千世界爲六反震動其金翅鳥住上不搖謂諸弟子四道雖成無所能感也於是頌曰

譬如小鳥住大樹 戰慄不安五支散

菩薩大士亦如是 超行成就動三千
其心堅固如金剛 度脫一切生死患
弟子猶如金翅鳥 處在三界無所感
菩薩解慧入深微妙不從次第猶如有人卒
立爲帝凡夫之士曉了本無心等如空而無
處所至阿惟顏昔者虛空忽有藥樹枝葉普
覆八嶠上下其氣照下諸毒草木惡氣悉除
長育天下諸有好人大小悉安地高爲平卑
者則高天下太平無有溪谷及與山陵七寶
自然雨墮甘露人民大小莫不以歡吾本有

福以離衆患出入行步無所畏難無有惡獸
盜賊之苦藥樹自然蒙者皆安風雨時節五
穀豐熟面色和悅衣食化至無有衆惱猶如
大樹忽然生空普照天下若有凡夫在生死
中卒解深慧至真本無而無罣礙普照天下
者謂彼菩薩放大光明以成爲佛除一切人
姪癡垢也長育令安謂使四輩奉行道義
也令高下平者使五道人皆獲平等慧七寶
自然者謂七覺意也雨甘露者謂講菩薩法
也人民安隱五穀豐滋謂終始斷逮五神通

遂至大義阿惟顏住於是頌曰

如人卒立爲國王 菩薩大士亦如是
曉了深慧至無極 得成佛道度十方
猶如虛空生大樹 根株枝葉四分布
照於八隅上下方 地高下平五穀滋
人在生死凡夫身 忽解深法慧流布
令十方人度三塗 等心一切雨甘露
修行道地經卷第八

罽賓文士竺侯征若性純厚樂道歸尊好
學不倦真爲上儒也賁此經本來至燉煌

是時月支菩薩沙門法護德素智持所覽
 若淵忘化末進誨人以真究天竺語又暢
 晉言於此相值共演之其筆受者菩薩弟
 子沙門法乘月氏法寶賢者李應榮承索
 烏子剡遲時通武支晉支晉寶等三十餘
 人咸共勸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始訖正書寫者榮携業侯無英也其經上
 下二十七品分為六卷向六萬言於是眾
 賢各各布置

音釋

壘

魯根切壘也

隅

音愚隅也

明八

寶三